門妻
番外篇 II

《感情篇》花前月下〈后篇〉

续接＜前篇＞

「她是货真价实的大姑娘。」东方非哼声道。

她讶了声，努力掩饰脸上的震惊。

没人告诉她，采花贼是女人，专来采男人的啊！

东方非一眼就看穿她的想法，在这种时刻仍有闲情意致跟她抬杠，道：

「女人想采下本爵爷，还得看我愿不愿意呢。」

那名婢女冷冷看了他一眼，道：

「乐知县谁人不知东方爵爷性喜男色，宠幸一名青年怀真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原来东方非也有将男宠打扮成女子的癖好。」

东方非哈哈笑道：

「姑娘所言甚是。既然采花贼都能男扮女装害人了，我要怀真扮女装讨好我，也不算是奇事了。何况，你不觉得我的怀真女装娇艳可人，惹人无限遐思吗？」

阮冬故任着他俩说话时，乘机打量这婢女。此女眼有杀气，但略为涣散，脸色偏白，确实身上带伤。既然采花贼是男扮女装，那这杀手打哪来的?

东方非继续笑道：

「姑娘想全身而退，现在正是时机，但拿本爵爷换情郎，可就危机重重……」他视线微垂，对上阮冬故的美目，道：「怀真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姚并谦的计策漏了一人，为何邻县始终抓不到那名男扮女装的采花贼？正是因为他有帮手，这个帮手不是男人，而是女人。一个女人愿意帮这种事，自然是痴恋不悔的情人了。」

阮冬故不由自主讶了一声。

「是县太爷布的局？」那婢女咬牙切齿道。

「不是他，还会有谁？」东方非冷淡道，以眼色逼退了阮冬故到口的话。「新任县太爷，一味想有功绩，竟让本爵爷受此惊吓，回头我必不饶他。」

阮冬故点头配合：

「正是。爵爷，姚大人一向看我不顺眼，您回头一定要好好整治他。」体内血气已顺，如果要出手，先得考量到她俩之间的东方非。

她思索片刻，慢吞吞地起身。

东方非瞪向她。「坐下！」

阮冬故双手举起，轻声说道：

「姑娘功夫高强，我无意再打。那个……你可以继续考虑下一步，但爵爷不能饿着，我拿东西给他吃。」

东方非内心微诧，注视着她端来水酒，然后卑微地跪在他脚边，彻底的男宠本色。

这直丫头，必在思考如何护住他，她这种举动……实在让他心痒得想看下去，看看她要如何作戏，如何服侍他。

「爵爷，请喝。」她倒了一杯水酒给他。

他接过，笑道：

「怀真，你这种矮人一截的身姿，我作梦都会回味。」

她力作自然道：

「怀真本想陪爵爷共度春宵，可惜逢此异变。当日你在布政使手下，豁命抢救怀真，可见怀真在爵爷心中的重要性非比寻常，怀真感激不尽。此刻，怀真愿以这杯水酒表情意。」

原本东方非笑意灿灿，但在听见她一番「感人肺腑」的言论后，脸色微地沉了下来。她这是想干什么？想代他留在这里当人质，让他出去领人么？

阮冬故无畏地反瞪着他。

东方非冷笑，连看也没看身边随时可以下手的婢女，道：

「姑娘无非是要救人。这简单，我跟怀真都不必去衙门领人，顶多再半炷香，自然会有人联想漏网之鱼逃往我这儿，咱们三人就在此干耗吧！」

「东方非！」阮冬故恼叫。

东方非锁住阮冬故的眼眸，似笑非笑中带抹杀气：

「姑娘身受重伤，到时领了你的情郎走，可要小心防范了。」

「防范？」黑暗里的婢女沙哑道。

「你冒险救他，二人共逃，县衙必会随后追缉，你功夫是高强，但身怀重伤。如遇危难，你当他是情郎，他这个只会尝尽百花的男人会不会弃你而去呢？到那时你的下场是什么你不会不清楚。」东方非有意撩拨着人性。

果不其然，他的暗示，如根利针狠狠地戳进对方心里。

顿时，寝房静如死寂。

时值冬日，门紧闭着，月光被乌云笼罩，室内伸手不见五指，紧绷的气氛里带着浓浓的血气。

阮冬故全身蓄势待发，就等这名如直挺死尸的婢女一出手，她先护住东方非再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里开始闷热起来，那名婢女还是没有开口，阮冬故已是浑身薄汗，她唯一确定对方的呼吸仍在，几次短促而不稳，应是在犹豫挣扎。

忽地，东方非打开折扇纳凉，依旧没有抬眼看那婢女，淡声道：

「姑娘想好了么？是要独自逃生，还是回头找你的情郎？不管你的决定如何，本爵爷倒有个建议。」

「……你说。」那声音沙哑如粗砾磨过，像是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。

「姑娘以东方非为人质，必定清楚我在地方官员间的影响力，那么你也该听说本爵爷一诺千金，只要我的一句话，一个信物，谁敢不买帐？倘若你一人离去，我愿给你信物，连夜出县，它日你养好了伤，随你要不要回来救你情郎。」

阮冬故闻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神色下真正的含意。

「爵爷对你的男宠真是情深义重。」

东方非嘴角微勾，不以为意道：

「我得到了她，总得玩几年才能解我心头渴望。她要跟你走，中途出了差错，我必遗憾终生。皇上赐我不世袭爵位，那就给你爵爷信物吧，带人质只能暂时保平安，本爵爷的信物能让你一路出县，即使过了江兴依旧有效。」

阮冬故迟疑一会儿，低声说明信物的重要性：

「爵爷，这信物未免太贵重了。就算爵爷事后反悔，一旦通缉公文发出，还得通过层层关卡，到时这姑娘上哪去都难找。」

东方非挑眉，凤眸带笑，赞许她的默契反应十足。他没再多说什么，就等对方的答案。

未久，那婢女轻声道：

「信物呢？」

东方非闻言，也没有露出惊喜，神色自若道：

「怀真，柜子里有玉盒，去取出来。」

阮冬故暗松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起身，正要转身移到另一头时，院子里突地有了轻微的声响。

连她这个功夫不济的人，都听出那是枯枝被踩断的裂声……四周早有人埋伏！思及此，她暗叫不妙，立即回身，那名婢女果然受到惊吓，出手欲擒向最近的东方非——

这一次，阮冬故反应极快，疾身出招挡掉对方的擒拿，迅速承接下好几招，血珠飞溅上眸瞳，她也无暇顾及。

身后有东方非，她不能避开，也没有余力闪开，对方重伤但以命相搏，才一眨眼她已吃不消，对方一个拐腿，她重心不稳，连着东方非一块跌在床上，她硬撑奋力再疾挡一招。

刷的一声，她挡不住，胸前上衣被撕裂，露出微有曲线的肚兜。

「妳是女的？」那婢女惊声道。

同时间，屋瓦迸落，东方非从后抱住阮冬故，硬是逼她翻了一圈，面对床内。

自屋顶落下的是青衣跟怀宁。怀宁眼角一瞥，面露怒气，招招凶猛，将那名婢女逼得破窗而出。

「下官来迟，爵爷受惊了！」姚并谦站在门口作揖道。

东方非不疾不徐翻身坐在床缘，挡住身后的人儿。

他淡淡扫过姚并谦带领的大批捕快，个个灰头土脸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插手。

他哼笑着，看不出神色的喜怒，道：

「姚大人，你的手下真要好好练一练了，连个女人都擒不下，还累及本爵爷，要是传了出去，你这县官的面子可丢大了。」

「下官失职，望请爵爷见谅。」姚并谦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「爵爷，你满面都是血……」

「不是本爵爷的血。是凤一郎推敲出她会挟持本爵爷的？」

「是。咱们都没有料到采花贼会有帮手，如今采花贼已伏法……」姚并谦看见东方非身后床上有一角女衫，再加上方才屋里的声音……一阵厌恶打从心里而起。他道：「怀真他……」男扮女装简直是跟采花贼没个两样！

「她好得很呢。」东方非随口答道。

外头声音已然静了下来，怀宁面无表情地进屋，看了东方非一眼，即道：

「你要说什么？」

躲在东方非背后的阮冬故，非常知恩图报地说：

「谢谢。」

「不对。」

「……以后我会好好练武的。」

「也不对。」

「……怀宁，我绝不会因为报恩而吃豆腐的。」她绝对坚守自己的立场。

怀宁脱下外衣，直接丢给她，平声道：

「我回去做豆腐等你，你继续你的花前月下之约吧。」

她双肩彻底软掉。

东方非挥了挥手：「都出去吧。」

他眼角一瞟，守在门口的青衣微地颔首，收到主子决定杀人灭口的心意。

等全数人马退出府邸后，东方非才转过身，瞧见她已经脱下破碎的上衫，换上男子的外衣。

这种穿法不伦不类，但他一点也不介意。他笑道：

「冬故，现在只剩你我了。」

她下床叹息，对他抱拳道：

「东方兄，方才承蒙你拖延，不然小妹一时之间想不出好法子。只是……望请东方兄以后尽量别用这种手法。」

「你是说，先将人打进谷底，以为她没生天了，再一点一滴给她希望，让她以为她真能逃出去？」

「这实在太……」

「冬故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她也是帮凶。没有她，她的情郎岂能摧残这么多无辜女子？」东方非不以为然道，同时步出房门。

圆月高悬，银辉满地。

她无言地来到他的身侧，一块抬眼看月亮，轻声道：

「东方兄，无论如何，今晚小妹能全身而退，全是你的功劳。」

「冬故，往后这种日子还多着呢。只要东方非在世的一天，不管是过去要报仇的，或者仗我之名如今夜这般，都不会放过我。」他有意警告。

「小妹心里早有准备。」

东方非闻言，自圆月移向她，俊眸充满喜色。他道：

「你这牛脾气的姑娘，哪怕我病重难治，你也不会轻易舍下我，是不？」

「正是。」她毫不考虑地答道。

他轻哼一声，拉她近身，拭去她脸上的血珠。

「你这种话，我每每听了，总是不快又恼怒。我要的，可不只有这种小小甜头而已。」

「好吧，那请东方兄闻闻，是否喜欢我身上的气味？」她微笑道：「若是喜欢，将来我身上就用这香味儿就是。」

她身上什么味儿他都爱得要命，但他还是拉她入怀，亲热地凑近她的颈窝。

「东方兄……有必要这么近吗？」

他笑着：「我不闻个仔细，怎能告诉你我喜不喜欢呢？」语毕，他轻轻含住她的耳垂。

如果在以前，她一定全身僵硬，但今天略有不同，她依旧硬直，但毫无退开的举动。

他内心轻讶且喜，徐徐对上她的美目。

两人对视良久，她暗吸口气，腮面染酡，小脸仰起，闭上眼。

他又惊又喜，但不动声色，俯头轻轻吻上她的嘴。难得她如此顺从啊……唇舌相互轻尝，她主动搭上他的颈子，更令他难以置信。

如果不是旁人学不来她这种眼神，他真要当有人来冒充了！

浅吻逐渐加深，这一次，她非常专心甚至沉醉，东方非十分满意她的进步，与她共享这个深吻，以往多半是他一头热，今晚方知共享的乐趣。

他搂着她柔软的娇躯，留恋地吻着她的小脸、粉色的颈子，她不拒不避，最后他在她耳边低喃：

「冬故，你开始让我心痒了。你是读了多少风花雪月的书，才学会这些男男女女的事儿？」

她闻言，笑了出来，沙哑道：

「东方兄，我一听风花雪月的故事就容易入睡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」

「那你就是存心要吊着我胃口了？」

「倒也不是。」她退了一步，充满笑意，朝他作揖道：「东方兄，其实我也不是不知趣的人，这几个月，你对我百般用心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」

东方非欣赏着她被吻肿的唇瓣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「其实，东方兄每每说这个心痒难耐嘛……」

「此刻我对你就是这般心情啊，冬故。」暧昧地扫过黑衫里更显娇弱的身躯。

她忍着笑意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东方兄，今晚下棋，也太晚了，不如……」

「不如？」

「府里没人吧？」

东方非停顿一会儿，专注地看着她。

「只有妳我。」他有意无意诱惑着。

「这月亮……每个月都会十五，严格来说，我们也算赏过了，是不？」

「是没错。」他完全同意。

她掩不住嘴角上扬，笑问：「东方兄，小妹敢问一事。方才，你不小心瞧见了小妹的……肚兜？」

她有意要玩，他绝不拒绝。凤眸带笑，他颔首：

「我并非有意，但确实看见，不只看见，且有遐想，遐想入骨，令我心火难耐。」

她闻言，有点傻眼，满面通红故作无事，继续她的计画，道：

「其实小妹的清白，早就不保了，是不？」

「冬故，你是引导我走向你的陷阱？我真想看看你设了什么圈套，能让我自动跳下？」

「东方兄足智多谋，小妹怎敢呢？」

「哼，从你刚才主动等吻，就有不对劲了。平日你我对吻，你像是个冲锋将军一样，不拚命就会输我似的，而刚才你像个乖顺小女子，我还以为你下一步是邀我提前过洞房呢。」他调笑道。

她想了下，笑道：「这也不是不行啊，东方兄。」

东方非微地一怔，瞪着她。

「这也不是不行啊。」她重复一次。「东方兄，反正小妹迟早都是东方兄的人，就算今晚为报恩以身相许，这也是小妹该做的。」

凤眸已经眯起，等着她的下一步。

她笑容可掬，朝他作大揖，朗声道：

「听说，当今世上，唯有东方非得不世袭爵位，他才智多谋，喜怒无常，小妹阮冬故今晚，想向东方非爵爷挑战。」

「凤一郎教你的？」

她摇头，正色道：「一郎哥不插手。」

「好！」俊目迸出光芒，他立时收了折扇，问道：「你要如何挑战法？」

「请东方兄先上床。」

上床？他面不改色，也不多问，进房不脱衣，直接坐上床缘，其姿狂妄傲慢，正是东方非天性难改的气势。

他一抬眼，瞧见她笑眯眯地跟着进房，同时拉上门栓。

东方非眯眼。这直丫头的心眼，此刻他竟然猜不到，这真是奇了，但正因如此，更掀起他的征服欲。

这世上，哪有他得不到的东西呢?

「冬故，我等着呢。」他邪笑。

她笑道：「东方兄，你不能下床。」

「也对，如果下了床，如何提早过洞房？」

她哈哈笑道：

「正是。东方兄性喜挑战，没有一点刺激，就算上床，东方兄也会无趣。」

「若你此刻也脱鞋上了床，今晚我俩都不会无趣。」

这种露骨的言辞她充耳不闻，继续笑道：

「如今近四更天，以五更天为限。东方兄每猜中我一题，我就脱下一件衣物，向前走一步，若猜输了一题，我便穿回一件，不走前不退后。如能让我全身尽脱，那小妹就任由东方兄为所欲为。」

「就这么简单？」他疑声道。

她又大方作揖：「小妹说过了，这就是小妹以身相许的报恩方法啊。东方兄聪明远远超过我，小妹这只是做做样子，矜持点而已。」

东方非哼笑：

「你这丫头必是藏了自以为是的致胜方法，才敢大放厥词。好！冬故，我倒想看看妳的本事！」

不是他瞧轻她，而是她个性耿直，想的问题能难到哪儿去？多半是皇朝律法，他不屑一顾的案子吧。

想想她在胭脂水粉的摊前，才起了个头，他就能猜出她在问青衣合伙的事，她还能问出什么出乎他意料外的问题？

今天晚上……提前洞房，他乐意至极啊。

她笑道：

「东方兄，你请放心，我问的问题必有答案，且与你有关的。」

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「请。」

她笑盈盈的。「姚大人上任近半年，经他处理的案子不少，敢问东方兄，你插手的案子共有几件？」她补充：「这是乐知县事，自然与你有关。」

「冬故，我还当你有什么绝招呢！」他摇头笑叹，凤眸充满精光。「三件大案已交由刑部，七件案子列入县府公门，经你偷偷左右，鼓吹凤一郎向县太爷献策，我故意配合的，则为两件。你要不要再问细点儿？」

她一脸错愕。「东方兄，你、平常你……」

「平常我爱理不理，你就以为我漫不经心，从不记得这种小事？冬故，你要玩的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你得高估我才行啊。」他兴奋等着，期待着，目不转睛着。

她闷不吭声地脱下黑衫。长发垂腰，掩去她部份裸露的肌肤，但湖色的肚兜若隐若现。

两道炙热的光芒让她非常不能适应。她吞了吞口水，偷偷摸上肚兜，确定真的还在，才硬着头皮迎上他热切的黑眸。

「第二题？」东方非笑道：「不快点，天要亮了。天亮了，我也不介意，我怕的是妳害臊啊。」

秀脸胀红，她又垂下眼，掩饰眸里的眼色。

「那小妹就请问第二题了。」

「来吧。」他等着看她垂头丧气爬上他的床。他就爱见她一脸无助的样子，快啊。

「东方兄，乐知县为你定居之地，照说你应该熟悉万分才对。小妹来的两个月内，已在县府将乐知县所有百姓摸个熟透，这个答案每天都在变动，小妹也每一天都在确认，好随时掌握突发状况。第二题，敢问东方兄，乐知县为皇朝中县，直到今年十月初二共有多少人？不必精准，有点误差也算答对。」

她缓缓抬起眼，充满神采，再度迎上他的视线。

「……」

五更天刚过。

青衣捧来早饭，在院子口迟疑半天，终于决定进院。

刚才他先到女眷房，看见小姐的男装还在里头，那就表示小姐尚未离开，而院子里无人，主子寝房紧闭，这更表示——

房内有一对男女。

他该不该敲门?

还是等他俩自然醒?

正在暗自思量的同时，寝房门忽地被打开了。

「多谢东方兄一夜相伴，小妹心情好极。昨晚的花前月下之约，小妹一辈子都不会忘。」中气十足地喊道，随即转身，瞧见青衣在场。「青衣兄，早安了！」她开朗笑道。

「早，小姐。」青衣垂下眼，不敢直视。这是第一次他看见同房一晚，还这么大方的姑娘。

平常他照料东方非的生活起居，很清楚昨晚算是他俩的洞房夜，这个……算了，反正阮冬故也不是一般女子，会这么大方面对，他不该意外。

「好香啊。」她笑道。虽然一夜未眠，但精神极好。

「小姐可要一块用？」

「不不，我得赶回家，一郎哥一定准备好早饭了。」她笑着，跟他抱拳告辞，非常快活地离开。

青衣走进房内，道:

「爷儿，早饭已经好……」不经意地抬头，瞧见东方非坐在床缘，脸色微青，显然十分不悦。

他一愣。「爷？」照说，爷应该心情大好啊。

东方非抿了抿嘴，挥手道：「不吃了，我要补眠。」真是无聊！一个晚上就听她在问乐知县的事儿。

那些事也只有她这种人才会注意，他再聪明也断然不可能对完全不知情的事有答案。

哼，他岂会不知她的心意？她想要他融入乐知县，注意乐知县，才用这种钝法子，好啊，敢这样玩他？敢这样将他一军，吊他一夜胃口。平日他舍不得对她发威，她当他是病猫了！

「是。」青衣正要退出时，忽地瞧见阮冬故已换回男装，又跑进院子来。「小姐，可要小人送你回凤宅？」

「不用不用！我还有话跟东方兄说呢。」她来到门口，并无进房的打算。

「你还想说什么呢？冬故。」东方非哼声道：「见好就收，方是聪明人所为，这一点你不会不懂。」

「东方兄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今年围炉，可要到凤宅一聚，一块过新年？」她笑容灿烂。

她此举无异是将他搁进心里。东方非心情略好，铁青的脸庞也开始转为正常，道：「好啊，不知你义兄知道吗？」

「提过了。请青衣兄也务必赏脸。」

青衣连忙回礼。「多谢小姐。」

「还有，东方兄，那个……」她摸摸鼻子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「明年春天，你可愿与我回应康阮家一趟？我问过一郎哥跟怀宁了，豆腐铺生意正努力呢，他们走不开，就你跟我，回去提亲。」

东方非瞪向她。

她红着脸，但仍然直视他，笑道：

「我曾跟东方兄提过，工程如完工，我一定坦白告知。当年小妹为阮侍郎时，刚到晋江，巴不得马上完工，后来发现无论如何赶工，工程一定得按规矩来，小妹只好将工程融入生活，不知不觉几年过去，再一定眼，工程已然完工。东方兄，阮冬故的工程已完工，请明年一定随我回应康提亲，做一个结束。」

东方非热切地注视她，嘴角缓缓扬起，承诺道：

「好，就明年。你的工程由我来结束。」

她一笑，又摸摸鼻梁，抱拳告辞。

青衣看她从头到尾都十分大方，不由得暗自佩服，哪知目送她走到院子时，她忽地一头撞到泥墙上。

「好痛！」她叫道，回头看见青衣瞪着她，她连忙陪着笑，赶紧闪人去。

一出东方府，她满面通红，就算拚命抹脸，也觉得热气拚命涌上来。

「真丢脸啊……」她嘟囔着，但愉快的心情一直没有消失。

这一晚，成为往后东方非与她温存时的形式。

不管洞房花烛夜，或者成亲后的行房之乐，皆以今晚为准，三题为限，答错离房，答对就……满室春意烧不尽。

这倒是阮冬故始料未及的。

《感情篇》当他们成婚后

成亲半年后

天色渐亮，不用灯笼，阮冬故也能仗着微弱的天光，「摸」进东方府，直接回到自己的寝房。

打个呵欠，脱下外衣，落下长发，顺道把束缚一整天的布条给解开，翻身上床睡大觉，一气呵成。

幸亏，她跟东方非成亲后不到几天，便分房而睡，不会吵到彼此。

他一向浅眠，而她作息不定，有时半夜才回来，他主动分房，她毫无异议。

如果他想……咳咳，通常他会在初更前或当天用饭时，跟她笑着约定晚上无事赏月猜题什么的，就约在隔壁房行周公之礼……咳。

这样的婚后生活，她还满能适应的。至少，晚上照样一人睡，跟以往自身的生活习惯并没有任何抵触，挺好的。

东方非……她是惦在心里的，也不会觉得分了房，西施就自她心口消失了。

她合上眼，预算两个时辰后自动转醒，现在必须迅速入睡……睡……

没一会儿，她忽地张大眼，瞪着床顶。

这个味道……这个味道很熟，熟到……阮冬故全身僵硬，慢慢地翻了个侧身，面对床的内侧。

内侧，是她的半年夫婿。

她用力眨了眨眼，确定这张床上多躺了一个男人。

她大气也不敢轻喘，努力回忆刚进来的路线。她绝对没有走错。

那就是他走错了?

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她有点迟疑，不知该不该换个房间睡。

除了洞房两人共眠到天亮外，往后的亲热多半是三更不到，他就回房去补眠，她哪儿都能睡，就继续睡在邻房里，等天亮才回来沐浴更衣。

她想了想，非常小心地移到床边，双手放在胸前，以免不小心碰到他。

他大概有事等她，所以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吧。

两个时辰后她一定清醒，那时再留张纸条，晚上赶回来问清楚就是。

眼角偷偷觑着他浅眠的俊颜。即使睡着的东方非，依旧还是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气，令她想起那一天的洞房花烛夜……不不，不能想，入睡入睡，脑袋放空，千万不要再想到那一晚。

现在只要想到那一天的洞房夜，她还是会全身发毛，说是毛骨悚然也不为过。

不想不想……她很累……睡……睡……

两个时辰后，她准时转醒。

身骨酸痛，满身倦意，但她还是强打精神。眼珠微瞟，身边的夫婿还在睡，她暗吁口气，偷偷摸摸地起身。

才掀开床幔，窗外阳光让她的眸瞳大受刺激，连忙闭起。忽地——

「拉上！」

「……」她以为阳光惊动身后的男人，赶紧拉好床幔。

「躺下！」

「……东方兄，我有事要办，得马上出门。」

他连眼皮都不掀一下。

「躺下！」

「唔……」她瞄天色一眼，可以再多待一会儿。她顺从躺回床上，瞪着床顶，问道：「东方兄，你有事找我？」

「怎么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」他似笑非笑，还是没有张开眼眸。

「东方兄，以后你有事找我，请先通知我一声，否则让你久等，我实在不好意思……」话还没说完，她不设防的身子竟被搂了过去。

「东方兄……这个……天亮了……」大白天的，做这种事不太好吧。

凤眸终于半掀，带着几分诱人的慵懒凝视着她。他笑道：

「天亮了我会不知道吗？」

「天亮了，就该起床。」她说道，早知道昨晚就束胸了，这样被迫紧贴着他的身体，令她怀疑他别有居心。

「谁说天亮一定得起床，我偏爱反其道而行。冬故，今儿个我忽然想你陪陪我，你要……」

「我不要！」她立即答道，全身僵直。

凤眸微眯。「我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抢什么话？」

「东方兄，白天行房，不是件好事。我跟你约定晚上赏月可好？」

「今晚无月可赏，我也没这兴趣。冬故，你在想什么我也不是不知道，好吧，你去做你的事吧。」他大方放手道。

她松了口气，开心笑道：

「东方兄，小妹晚上再回来赔罪。」

「不必了，今天晚上我不在府里。」他跟着她一块坐起。黑色长发如丝绸，顺势披在身后，色美如玉，带抹惑人的神采，照说赏心悦目，偏偏同房的妻子没有欣赏的雅致。

阮冬故本来正束着床幔，听见他的话后，有点警觉地问：

「东方兄，今天你要上哪儿？」

俊目斜睨她一眼，懒洋洋道：

「今天公衙审案，第一件受审的就是县民谋杀京官的大案。这案子惊动知府、新任江兴布政使，我在场也好办事点，姚并谦可以不买布政使的帐，却不敢不买我的帐——」

「东方兄，真相未明，你这岂不是罔顾是非正义吗？」她不悦道。

他挑眉，笑道：

「冬故，我的为人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你跟你的义兄花了多少日子收集证据，就是打着将凶嫌改判误杀的主意。哼，我一句话，保证你们前功尽弃，我倒想看看这一回你的义兄如何能在我的眼皮下扭转乾坤……」

阮冬故眼明手快，扯回床幔，用力将他的身子推倒。

东方非也不惊不慌，懒懒躺在床上。

她迅速躺回他的身边，道：

「东方兄，小妹觉得大白天……温存，也别有一番乐趣。」她去不去县衙都不会影响案子，但她这个喜怒无常的夫婿一去，肯定出事。

她认了！反正夫妻行房天经地义，她不算牺牲。

他嘴角噙笑，不疾不徐地将她搂进怀里，两具身体无一空隙，紧密贴在一块。

她等，她再等——

等了又等，等不到任何动静，她只听见他的心跳声。

他心跳如常，一点也没有激烈的征兆。这样说来，她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听见他平稳的心跳……小脸被迫埋在他的胸前，阳光照不到她的眼上，她反而有点困了，她才睡两个时辰，倦意阵阵袭来。

「东方兄……你根本是没睡好，恶整我吧？」她咕哝着。

「你说呢？」他不可置否，不正面给答案。

「……」她迟疑一会儿，揽住他的纤腰。

这样相搂而眠，她还真不习惯。她还是偏爱各睡各的，有副温暖的身躯偎着，满有新鲜感也挺陌生的，所幸他的气味令她安心。

眯一下下，她一向能定时的……拖住他，等他一睡着，她再赶去县衙。

心神微松，顿时感到全身累极，没一会儿，她便在他怀里沉沉睡去。

再一张眼，精神饱满。

强搂她入眠的夫婿早已不在。

她暗自错愕，没有想到东方非能在不惊动她的情况下离去。

是她真的累坏了还是东方非下了迷药?

「不成！」就算搞不清楚他没事来她房里睡大觉的原因，也要赶紧追出去，以免他兴致一来，打乱一郎哥的计画。

她迅速下床，拿过长长的布条，正要缠上胸，外头传来青衣的低语：

「小姐醒了吗？」

「青衣兄？」她隐隐觉得不对劲。

「小姐，中午宫中有公公偕同太医院的太医来了。爷儿吩咐青衣，在这里等着……过来了！请小姐回床上。」

太医也来？来找她？找的是怀真还是阮冬故?

当天成亲，皇上特送许多丰厚的赏赐给阮冬故，并明令凡被官府革职者，因行为不正，不得参加有功在身前任内阁首辅的喜

宴。

换句话说，皇上故意将怀真摒除在外，将一切富贵赐给阮冬故，让怀真心怀妒恨。

也亏得皇上下了这首旨令，否则她还真不知该如何一人分饰二角。

婚宴过后半个月，宫中公公才起程回京。

一郎哥说，皇上派公公送来赏赐，主要是观察他俩婚后情况，并且回报皇上。那半个月，东方非连一次都没找过怀真，想必皇上暗自欣喜不已。

当日，已瞒过公公，为什么时隔半年又再来一次?

「青衣，夫人醒了吗?」漫不经心的问话自门外传来。

「夫人已醒。」

阮冬故迅速翻身上床，同时放下床幔。

「把门打开吧。徐公公，既然你们专程前来，不如就住个几天。」

「奴才不敢。奴才奉皇上旨意，将赏赐送给爵爷，就得赶着回去复命呢。」

「真是辛苦公公了。」东方非进了内室，头也不回地说：「青衣，还不去搬椅子过来请太医们坐。」

青衣领命而去。

东方非来到床前，笑道：「夫人，醒了吗？」

「嗯，妾身刚醒。」一名公公、三名太医，这未免太大阵仗了吧？

东方非为她解释道：

「蒙皇上恩宠，特请太医们远道而来，为夫人养身。」语气略带讽意。

皇上是不是太照顾她了点？阮冬故一头雾水，但还是机灵地配合东方非，自床幔后伸出藕臂。

「可惜我家夫人身子微恙，近日不太能见风，就麻烦太医在此看诊吧。」

太医们连忙回礼，坐在椅上，细细把脉。

徐公公乘机来到东方非身边，细声道：

「爵爷可曾听说，京师官员遭人杀死在此县里？」

「是听说过。」东方非心不在焉答道，瞥到太医把脉过久。

「爵爷，这是大事啊！贱民杀京官，死罪一条，为何乐知县县太爷纵容罪犯到今日还未斩首？」

「那得由公公去问姚大人啊。」东方非坐在床缘，轻掀一隙床幔，仅容他一人瞧见里头的小人儿。

他与他的「爱妻」视线交接，一见她疑惑的小脸，他心情就大好。

真是奇了，是他走火入魔了还是半年不够他尝尽她？竟然觉得看看她，他心里想兴风作浪的念头就能暂时压抑。

在旁的徐公公又厚颜上前，低语：

「爵爷，此案如不严加惩治，只怕将来此县百姓无法无天，不会将咱们京官放在心里头呢。」

「一般百姓，有胆子谋杀七品官以上，只有死罪一条。徐公公，你还要什么严加惩治？乐知县离皇城虽远，但你也不能不顾皇法来个凌迟或当众游街斩首吧？」他嘴里敷衍着，凤眸却喜孜孜地锁着那张充满怒意的小脸。

「不不，奴才怎敢无视皇法呢？只是，奴才才到乐知县，就听到有人要为那杀人犯翻案，改判误杀。如果是轻等误杀，那死

罪可逃啊！」

东方非有点不耐了，冷眼睇向他，连声音也略冷了下来：

「你是收了多少礼，这么尽心尽力为人办事？嗯？」

徐公公面露恐惧，连忙作揖：「奴才不敢！」

「不敢什么？礼收了是事实，哪来的不敢？」东方非挥了挥手，烦声道：「太医正在看诊，你老是在这里说个不停，你是打算怎么着？到底是来说情的，还是来替皇上传话的？」

东方非辞官不满一年，朝堂内宫对他的手段还印象深刻，尤其去年江兴一带大翻盘，朝官心知肚明，个个噤若寒蝉。如今，只要经过乐知县的官员，必访东方府以保官运。

徐公公自然也不敢再惹毛皇上眼前的大红人，只能咬着唇，退在一角。

东方非难得有耐心，等着三名太医看诊完毕，问道：

「太医，结果如何？」

太医瞄了徐公公一眼，微地摇头，才道：

「夫人身子并无大恙，只是体虚了点，最好能长期调养。」

「长期调养？」他讶问：「她年纪轻，需要到这地步吗？」

「敢问爵爷，夫人可曾大病一场过？」

他想起她在战场上的致命重伤，颔首道：

「确实有打鬼门关前过的病情。」但他一直以为，没有事了。

「那就是了。爵爷莫急，下官说的长期调养，并不是要夫人不得下床，而是长期注意饮食、作息、定时饮药，切莫过于劳心。」

他闻言沉思片刻，淡声道：

「就请太医开个药方，以后也好照药方子取药。」

徐公公插嘴讨好：「等奴才回京向皇上禀明一切，皇上定会送来上等药材。」

东方非微微一笑，当作是感谢了，徐公公这才暗松口气。

「青衣，送徐公公跟太医们上偏厅歇息，我随后就来。」

等门一关上，阮冬故立即下床，笑道：

「东方兄，你别担心，我好得很，用不着长期调养。」她就差没拍胸保证了。

东方非哼笑：「是啊，你生龙活虎，哪像个短命鬼？你身子是不差，也好不到哪去，太医要你长期调养，部份是为了方便受孕。」语毕，又有点心神不守，不知神游何方。

她正忙着取出干净的衣物，闻言后，诧异地回头看他一眼。

东方非扬眉：「你要扮成怀真？」

她应了一声。「我从后门出去。」

他放下折扇，对她说道：「你过来，我帮你。」

她以为他要帮忙弄发，笑着上前，将束环给他。这叫闺房之乐，她还懂得，这点她绝对能配合。

不料，他跳过束环，取过布条，然后再度挑起眉。

「……东方兄，我想，我自己来就好。」她声音略为沙哑。

「这怎么成呢？冬故，我任你扮男扮女，从不阻止，难道我连帮你一帮，你都要拒绝？」

她耳根开始发红，轻声道：

「东方兄，徐公公还在前头等着你呢。」

「那不过是条狗，让条狗等上十天八天的，它也不敢吭声。」

她拢了拢眉。觑向他，他笑盈盈的，但脸上写着「非常邪恶」四个大字。

再耗下去，天都要黑了。但她实在不习惯白天让他、让他……

他在她耳边低喃：

「冬故，你想歪了么？我不过是要帮忙而已。」

闺房之乐、闺房之乐……她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乐的，但她还是背过身，赴死般迅速脱下亵衣。

「麻烦你了，东方兄……」红晕自耳根蔓延至小脸。

她背肤如雪，身骨纤细，线条极美，藏身在男装下实在是一种浪费。他注视半晌，嘴角掀起诡笑，食指滑过她的背脊，她吓得立即缩成虾子。

「冬故，你怕什么？」他无辜道：「我又不是没碰过你。你这样怕我，我还当我是哪儿出了问题呢！」

「东方兄，小妹不曾怕过你。」只是偶尔他的举动，会令她想起洞房那晚，然后全身自动发寒而已。

「不怕我就好。」他轻贴着她的雪背，双臂慢吞吞地绕过她的胸前，「慢工出细活」地为她缠上一圈又一圈的长布。

偶尔，他的指腹有意无意轻触她的肌肤，轻浅的呼吸在她耳边挠着，暧昧至极，暧昧到她头皮微麻，浑身轻颤。

闺房之乐、闺房之乐……她默念着。到底谁在乐啊?

「冬故，方才你也听了，徐公公才来到乐知县，就已经有人收买他，叫他为死去的京官出口气，现在他找上我了，你说，我该怎么做呢？」他笑问。掌心轻滑到她的腰际，双手一握，几乎能扣住她的细腰了。

原来，这粗枝大叶的直姑娘，是这么的娇弱啊……

阮冬故转身面对他，正色道：

「东方兄，请你不要插手。」

「不插手就好了吗？我可以为你上县府说一说。只要我一句话，可保误杀罪名绝对成立。」他诱声道。

她摇头。「虽然连日寻找证据，可以证明他是误杀，但一切须经过公正公平的审理，如果有我们遗漏的证据，证实京官并非误杀，那姚大人自有能力可以判定，请东方兄千万不要随意开口。」

他嘴角掀笑，耸了耸肩。

她要自他怀里退出去换上衣物，但他一个拢紧，又将她逼进他的怀里。

她抿了抿嘴，有点恼了：「东方兄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」

「你不想知道皇上送了什么赏赐？」

她不是很想知道，但还是配合地问：「请东方兄告知。」

他难得开怀地笑道：

「我为官十多年，什么赏赐没见过，那些东西在我眼里不值一看，唯有一样，我真是……愿与你共享。」

「是什么？」她疑惑道。千年人蔘？何首乌？

他爱怜地撩起她的秀发，在她发红的耳垂吻着。

怀里的身体顿时又僵直了。

有时候，他真觉得奇怪，怎么怀里的小女子这么不懂情趣？即使他下了功夫教，她还是硬得像木头一样？

偏偏，他对这木头，实在爱不释手。

「皇上特派三名太医来，就是为了亲自确认你是否有孕在身。」

「我有没有身孕，跟皇上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关系可大了。打你我成亲那一刻起，他就等着你生子，只要你一生子，东方就有了后代，到那时他会毁了七年之约，逼我立即入朝。徐公公来，一来是为传话，要我谨记那七年之约；二来就是探你是否有身孕，为保万一……」他笑意盈盈道：「徐公公也送来了宫中壮阳的药材。冬故，你要与我共享吗？」

她瞠目结舌，不可置信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勉强开口：

「东、东方兄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」

「想什么呢？」他期待下文。

「你、你年纪是比我大，但、但也没有多老，应该还用不着那个、那个……」她实在说不出那两个字来。

他哈哈大笑：「好啊，你是我妻子，你说用不着，那自然是用不着了。」为她取来怀真的衣物，亲向口为她穿上。

也许太医的那番话，让他今天格外注意到她的娇弱。当她是怀真或阮东潜时，确实偏男孩子气，但这样的男孩子气，是来自她的行为举止、说话方式，仔细一看，她的身骨柔弱，夜里与她亲热，没有烛火照面，偶尔他也会惊觉怀里的娇躯不堪一折。

「多谢东方兄了。」她笑道：「你尽管去前厅吧，我……唔……出去走走。」

他哼了一声，陪同她一块走后门。

「对了，东方兄，昨晚你来我房里，到底为了什么？」

「你猜猜，猜中有赏。」

她叹了口气：「你的心思一向只有一郎哥猜得中，我曾跟你允诺过，你我私事绝不会跟一郎哥求助，这岂不是为难我吗？」

「我就爱为难你，冬故。」

两人来到后门口，她暂时将此事按下，向他抱拳道：

「今晚我一定早回府，请东方兄别随意离府，小妹，唔……亲自做菜，请东方兄一定要赏脸。」

他嘲弄道：

「你做的菜，也不就是从你义兄那里偷渡来的豆腐菜色，一点惊喜也没有。想要以此留下我，冬故，换点花招吧。」

「那就请东方兄明示吧。你要什么惊喜呢？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做。」她认真道。

「这个嘛……今天我不打算出门，你可以放心，徐公公说的那事儿，我不插手。」

她大喜，连忙作揖：「多谢东方兄！」

东方非诱下圈套，笑道：

「明天，我倒是有一约，一定得出门，冬故，你要一块来吗？」

「明儿个？」她楞了下，点头。「好啊。上哪儿？」

「幸得官园。」他笑道：「朝中有人来访，一谈天下局势，届时你可以在帘后聆听。」

她闻言起疑。「朝中有人来？跟徐公公一前一后的来？那是背着皇上来了？」会是谁？

「他的确是背着皇上来的。乐知县是小地方，如果朝中无人联系，皇上一个命令，局势一变，等传到乐知县来也太晚了。」

她张口欲言，却还是忍了下来。

他笑着道：

「你想问，既然我从没打算回朝，为何还要掌握朝中动脉？冬故，你也不笨，猜猜原因。」

她认真寻思片刻，低声道；

「多半是为了避祸，以防被迫回到朝堂。如果你能够掌握朝中局势，它日皇上有了什么心眼儿，你也早有防备，只是，我在想会是谁，心甘情愿为你做事？」

他笑看着她。

脑海忽地闪过一人，她脱口：

「是现任内阁首辅程如玉吗？」

凤眸璨光为她而亮。「正是他。冬故，你又令我心痒了……好，就这样吧，如果你要随我上幸得官园，得要有代价。」

「代价？」她就知没这么好的事儿。

他俯下脸，在她耳畔低语：

「我老是对你心痒难耐，你对我却无这种感受，这岂不是不公平？我要求的也不多，今晚，我等你，你明白该如何才能让我满意。」

「……」寒毛一根一根立起来了。

东方非哈哈大笑，送她出门后，徐步走向前头偏厅。

「青衣。」

青衣默默出现在他身后。

东方非头没回地说：

「礼都准备妥了吗？」

「都准备好了。」青衣顿了下，说道：「爷儿，徐公公在宫中地位不比黄公公，您身份尊贵，反送他礼……」未免有失身份。

「这公公，我在宫中见过，当日他只是个小小太监，今天能让皇上钦点送话给我这个红人，想必也是有几分本事。只要他没在内宫被斗垮，多半明年还会再来传话，先封了他的口，能收作自己人是最好。」东方非沉吟一阵，又道：「太医的药方子呢？」

青衣恭敬地递上。

东方非细看一阵，再还给青衣。

「去配药时，顺道拐去豆腐铺，让凤一郎看看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记得，仔细看他脸色。」

青衣一怔，直觉抬头看向他家主人。

东方非抿嘴道：

「若他不发一语，就坦白告诉他事实，说他家义妹劳心劳力，他想兄妹缘份长久，应该明白怎么做；如果他面露疑色，不知这药方是写谁，你就什么也别说，随意抓个两帖药回来应付就好。」

「是……爷怀疑药方有鬼？」

「我虽有才智，但对药理不通，凤一郎长年注意他义妹的身子，这药方若是专为调养冬故身子而写，太医精湛的医术可补他不足，他一看自然明白。如果他面露疑色，这药方八成藏着只顾受孕不顾母体的药材，而这必是皇上下的密旨。」这份药方会是哪一个，就得看看这个多疑皇上聪不聪明了。

东方非进了偏厅，徐公公立即起身相迎。朝中尔虞我诈他得心应手，只分了一半心神在应对徐公公上；另一半心神则在——

七年之约说短不短，说久也还好，足够让皇上对他的执念冲淡——前提是，朝中有人能深谙「伴君」之道。

程如玉这个首辅想要干政，却不讨皇上欢心，做起事来中规中矩。如果没有他从中指点，程如玉最终的下场不会好到哪去。

其实说穿了，是各谋其利，程如玉仰仗他的提示稳住地位，他借程如玉消减皇上的偏执。程如玉请假离京，京师竟然没有半点风声，可见皇上根本不将程如玉放在心上……

东方非寻思半晌，瞧见在旁的太医，立时转了心思，笑问：

「太医，皇上的身子可好？」

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身子大好。」太医恭谨答道。

「皇上龙体无恙，是万民之福啊，但皇上未登基前，身子羸弱是众所皆知的事，以后还望太医多多注意。」

「是是，这是下官应该的。」

东方非故作回忆的讶了声，道：

「说起皇上龙体，我倒想起前任户部尚书。平日他身体好极，但大病一场后，本爵爷记得……五年，对，病后五年他在上朝时突地倒下，就此走了，不知太医可有印象？」

太医脸色不敢乱变，作揖道：

「下官记得。前任户部尚书当时年纪已过半百，加以长年为国事忧劳，所以……」谁敢说，前户部尚书是被东方非玩到累死的。

「跟他五年前的大病没有关系？」东方非追问。

「这很难说……下官只能说，前任户部尚书自大病之后，应当长期调养，也许不会这么早就……」

「那长期调养之后呢？便能如以往一样生龙活虎？」

「这个……爵爷，这许多事都很难说。人的底子不佳，百病易生，但就算底子厚实，长年劳心，也是在耗损自身性命，这点，爵爷在朝多年应是最清楚不过……啊，莫非爵爷是担心夫人的病？」太医松口气，笑眯了眼，说道：「爵爷请放心，夫人那不是病，只是底子稍差。夫人有爵爷宠爱，又没什么忧心的事，那自然是无病无痛，长寿绵绵了。」

东方非嘴角掀了一下，也没有再多问什么了。

太医迟疑一会儿，瞧见徐公公惊喜地把玩东方非送的玉如意，没在注意这头，他上前低语：

「爵爷，下官有一事想说。」

东方非见状，知他必有重要事要说，脸色和缓，客气道：

「太医直说无妨。」

「皇上希望爵爷尽快有后……」

「太医认为不妥？」

「不，下官不敢，只是……调养这种事总得慢慢来，夫人的底子少说要两年才能打厚……那时再受孕，方为妥当。爵爷如要讨皇上欢心，又要确保夫人身子无恙，不如先纳妾室传宗接代。」他暗示着。

「太医为东方着想，东方铭记在心。太医回京之后，会如何向皇上禀告呢？」东方非和颜悦色地问。

太医一怔，立即讨好道：「爵爷要下官怎么说，下官便怎么答复。」

「在皇上面前，太医岂能欺瞒？就照实说了吧。」东方非笑道：「皇上要我尽快有后，无非是为了让我早日回朝……唉，其实皇上也清楚我娶阮家小姐，正是要阮姓人为我生下子息，真正让我动情的另有他人。皇上心意，东方怎敢不从？请太医回复，东方年岁不小，当务之急是夫人有喜，她身子能不能撑住，倒在次之。」

「是是，下官必定转告。」

东方非淡淡补了一句：「倘若我家夫人长久没有消息，这……太医，你的药方就算是不灵了。」

「爵爷，下官药方乃毕生所学，如果夫人没有消息，这、这……」实在不干他的事啊！

东方非适时接话给了个台阶，叹道：

「如果连太医的药方都无效，那也是我东方非的报应终于到头了吧。」

太医不敢再乱说话，只是暗自盘算，倘若这两年东方非的夫人再无消息，他是不是该穿凿附会，在皇上面前扯到鬼神去，以免皇上降罪给他这个开药人？

反正东方非缺德事做得太多，皇上也该清楚才对。

东方非瞟他一眼，指腹滑过折扇，嘴角隐约勾起笑来。

初更一到，阮冬故匆匆回府，一进院子，就看见青衣迎面而来。

「小姐。」他立时停步。

「青衣兄，东方兄在里头吗？」

「是，爷儿等小姐许久了。」

她脸色微白，最后长叹口气：

「该来的，还是要来。」

青衣面无表情，问道：「小姐需要晚饭吗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在铺子吃了几口。对了，青衣兄，我一郎哥要我转告，过两天是吉日，扩建的豆腐铺会重新开张，招揽喜气，请你这个合伙人务必到场。」

「我会的。」青衣道，心知凤一郎托小姐转告，正是要他无法拒绝。

等青衣离去后，阮冬故来到她寝房的隔壁，用力深吸口气。

她很清楚中午东方非指的「代价」是什么。就是……就是她主动点嘛，这其实很简单，非常简单……简单到令她又想到洞房那一晚。

他老是说他对她心痒难耐，但她实在鲁钝，始终无法理解他的心痒难耐，直到洞房那一天晚上，她真正见识到并且强烈的感同身受。

所以，她想，东方非无非就是要她依样画葫芦，表达出那样的心痒难耐来……

闺房之乐、闺房之乐，男欢女爱，理所当然，她完全不会厌恶他的碰触，只是对这样的激烈……她还在适应当中。

她吸，用力吸，再吸口气，准备好了。

她很爽快但略嫌僵硬地推开门，假笑喊道：

「东方兄，我回来了！我看，我们今晚不用赏月问问题了，直接来吧！」

她点起烛火，随即迅速脱衣，掀开床幔，扑上——

空无一人！

她在床上呆了一阵，一头雾水地下床，默默穿上衣物。

青衣不是说他在里头吗？

她推门而出，四处张望。他不在这里，会在哪里？平常要亲热，一定在这间房的啊，总不可能放她一马吧？

「难道……」她全身又僵化，缓缓地转向右边她的睡房。

她瞪着那扇门好久，才慢慢地推开，慢慢地进房——

「回来啦？」笑声自床边传来。

「……是啊，让你久等了。」刚才把勇气耗尽，现在她全身又开始发麻了。她硬着头皮，主动点起烛火。

「再多点些吧。」东方非笑道：「不知为何，今晚我想看清楚你，一点也不漏的。」

她闻言，心口剧烈发颤，一语不发，强迫自己再点烛火，直到满室通明。

「东方兄，我以为你会在隔壁等我。」她声音哑得不能再哑了。

东方非坐在床缘，神色慵懒，白日束起的长发已披散在身后，虽然外袍还穿在身上，但总觉得美色逼人，随时等着她主动出击。

她吞了吞口水，准备宽衣解带。

他扬眉。「冬故，今晚不用赏月问问题了？」

「……我觉得速战速决比较好。」

他失笑道：

「这怎么行呢？冬故，你就这点不好，性子直又呆板，一点情趣都不懂。夫妻亲热绝非只为了传承后代，没有点情趣跟心意

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尽管问，我答不出来就离开，一切照以往咱俩的规矩来。」

她脸色暗垮。他一离开，明天她也不用跟着出门了吧？

不用说，这是他的圈套。自成亲之后，他处处喜欢玩她，并以此为乐，她知道这就是他的性子，虽然她能接受，但偶尔她也有点吃不消……他说的没错，她真的是呆板了点。

这种情趣该学！一定要学！

「冬故？」

「好吧。」她系回腰带，想了下。「既然如此，今晚以三题为限，只要东方兄三题全答得我满意了，自然不必离开。」

「好啊，请问。」他兴致勃勃，等着她会出什么题目？是会选择再简单不过的题目来留下他，还是如以往那种认真到只会赶跑良人的问题呢？

她寻思片刻，问道：

「请问，东方兄，皇律之中，百姓谋杀七品官员是死罪一条，但如有过失误杀，则因过失程度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判决，今日审判京官一案，高大结失手杀京官，仅判十年牢狱，出狱后不得购地购屋，请东方兄说明他如何过失误杀。」

东方非笑道：

「冬故，你跟我谈律法，那你是准备要认输了。你说的这高什么的，过失杀人，必是三人人证以上，如是误砍，刀痕不得过三，凶器如为防身用的刀子，不问其情，照样死罪一条，这就是充满漏洞的皇朝律法。能让你认为他是误杀，多半他是一刀砍杀京官，其刀可能是菜刀成份居多。」

她点头。「东方兄说得十分正确。」

「恭喜你了，冬故，你奔走多日，总算有点成果了。」他笑道。

她摇头道：「现在案子只是告一个段落。他为人冲动，当日路过京官调戏他的妹妹，他才做出这种事来，接下来，得防京师刑部重审此案。」

东方非想起前任户部尚书过劳而死，内心微感烦躁，表面却笑：

「冬故，现在你身在东方府里，心思理应放在我身上才对啊。」

她敛神，点头。「东方兄说得是。」语毕，迟疑一下，解下腰带，脱下外衣，朝床迈进两步。

他似笑非笑，非常期待。烛光将他的凤眸照得发亮，亮得不可思议，几乎照出了他藏在深处的那抹情欲，或者……情意。

「第二个问题呢？」

「东方兄……」她道：「第二个问题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还好。」

「我等着呢。」他好饥渴啊。

「东方兄为何连着两夜都来我这里？你想温存，必在隔壁房里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你兴致大起来我这里？」

他惊喜地眯眼，道：

「冬故，你真机灵。白天我让你猜我来你房里温存的原因，猜中有赏。现在你乘机反问我答案，好！你有问，我必答，我的答案是，我主动分房与来你房里温存的理由是一样的。」

她一愣。「东方兄，当初你主动的分房……不是你浅眠贪自在吗？」

他瞪她一眼，不正面回答道：

「只要哪天你猜出来，也敢告诉我了，我就不再过来。」

换句话说，只要她想不出答案，从今天起，他夜夜要与她共眠？

她忍不住惋惜。她的自由……就这样没了，到底是什么答案，会让她不敢说出口？

半年前他主动分房、半年后他到她房里温存，这其间有什么共同点？他直接说了不也挺好？她暗自头痛了。

「冬故，你觉得我的答案你满意吗？如果不满意，我也无话可说，直接请我走人便是。」

阮冬故摸摸鼻子，认命地脱下亵衣。

他俊目充满笑意，缓缓扫过她裸露的娇躯，贪婪无比问道：

「第三题呢？」

「第三题啊……」她来到床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「东方兄，你我相识十年，今年成亲，你对我始终兴致不减，我想，这就是你对小妹的爱……过往冬故几次生死关头，全仗你相助，这都是你爱意的表现……」

「你要这样说，我也不反对。」

「洞房那一晚，也是你爱意的表现？」

他有点诧异她的这个问题，但还是笑道：

「这是当然。不过，冬故，在洞房花烛夜之前，你未经人事，我当然心疼你几分，自动收敛了点，并没有将我全部的爱意表达在里头啊！」

她闻言，目瞪口呆。

他扬眉：「这就是你第三个问题？」

她吞了吞口水，点头。「是。」有点发抖了。

他笑意更浓。「那我可要离开？」

她慢吞吞地摇头，低声道：

「东方兄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既然、既然洞房那一晚，你心痒难耐地表达你『未完全的爱意』，那今晚，请容冬故回报你同样的……爱。」她说得很僵硬。

「妳要回报我同等的爱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你也爱我入骨？」他故作讶异。

「正是……」她眨了眨眼，想了下，改口道：「我确实爱着东方兄，心中所爱的男人也只有东方兄一人而已，绝不会再有第二人。」

「冬故啊，你真是不擅甜言蜜语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擅言语表达，那就用行动来表示，上床吧。」语气虽带点讽，但他还是心情颇好。她这实心眼的性子，是有几分情意就说几分，他有时是恼火了点，但他偏偏就是欣赏她这样的直性儿。

这样的阮冬故，让他心甘情愿跟她耗下去，就算让她爱他入不了骨，也要她啃他入骨，烙下他的滋味他才快活。

思及此，他对今晚是期待万分，内心痒意再现。

「……灭了烛火，好吗？」她有点为难。

「洞房那一晚，有灭烛火吗？」他笑问。

「……没有。」

「不是我不肯灭，冬故，我是一介文人，黑暗里眼力哪好？凡事总得讲究证据，我得看见你对我的心痒难耐，那才算数，是不？」

她发狠地一咬牙，用力扑倒他！

床板发出巨响，她直接压在他的身上！

脑中满满都是洞房那一晚！

那一晚，房里烛火亮得很，所以她要回忆太容易，他像在吃一道等了十年的佳肴，缓慢地品尝，来回地品尝，品尝到她尸骨无存，她自觉像一根上等的骨头，他一处都不放过，不但不放过，还、还用力地折磨，用力的……如果天没有亮，她还会继续被吃，一直吃、一直吃……

总之，浑身上下都是他留下的痕迹，连去铺子帮忙，一郎哥都尴尬地撇开视线，暗示动手碰碰他自己的颈子，她才发现她的颈子被烙下他的印记。

至今想来都毛骨悚然。那双凤眸带着的露骨情意，她记得一清二楚，她想，到老了她都很难忘怀。

心痒难耐嘛！她、她也会啊！

她主动深吻他的嘴，见凤眸笑得开怀，她有点气恼，低声说道：

「东方兄，今晚你要有心理准备了。」

「好，我非常期待……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，冬故！」

她依样画葫芦，把那一晚他对她的所作所为，全部回报给他！

她深吸口气，笨拙但开始品尝——

品尝……再品尝……

「……东方兄？」

「嗯？」声音微地沙哑。

「麻烦你……稍微配合一点，能不能别这样盯着我，稍微主动点？」

「我主动了还有什么乐趣？是你要主动，我才能将你这份情意惦在心里，反复再三回味啊。」

算了，她继续努力品尝好了……这样子吃一个人，真是非常辛苦，她很怕吃不到天亮，就阵亡了。他是乐在其中，但这道佳肴，她吃得满面通红，一身劳累……还有一点点疑似心痒难耐的感觉……

原来，这就是心痒难耐、心口乱颤的感觉……

她想，这种感觉她大概也会记到老吧，但在此之前……

说到了就得做到。

她继读品尝，一定要品尝，就算自觉吃光光了，还是要来回的再啃他的骨头，直到他满意为止！

一觉清醒，发现自己偎在夫婿的怀里。

她不动声色，慢吞吞地往后退，翻身下床，其速快捷。

「冬故，你精神真好，睡不到两时辰，就精神奕奕地下床啊。」

她叹口气，转过身面对昨晚不知算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的夫婿，轻声说：

「东方兄，我又吵醒你了吗？」

「是啊，你粗手粗脚，不被惊动也难。」东方非起身坐在床缘，笑着看她一眼。「你精神倒真的很好，明明天方亮才眯眼，现在就已经生龙活虎了。倒是我，被你折腾得到现在还有些疲累呢。」

是谁折腾谁啊？她小脸微红，撇开视线，瞧见柜上已摆上他的新衣物，不由得暗吃一惊。

昨晚她过于紧张，没有细看，想来他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在她这里睡下的。

她迟疑一阵，取过他的衣物来到床前，东方非瞟她一眼，笑着起身任她服侍。

「东方兄……呃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她用力咳了两声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：

「昨天晚上……」

「你没尽兴？」他挑明。

「不不，小妹非常尽兴，非常尽兴！」当作没有听见他的大笑声，她取来梳子帮他梳发。她想问，问……呃，这要怎么说呢？她在外走动这么多年，有些事她也懂得，昨晚他动了点手脚……让她不致受孕……

「冬故，你这个不懂情趣的人，问个问题吞吞吐吐的，怎么就不见你在公堂上结巴？这两年我还玩不够你，岂容其它事情来打扰？过两年有缘再谈生子吧？」他笑着解答她一夜的疑问。

她闻言，明白了他的心意。这事八成跟太医说的长期调养有关吧？梳发的动作放柔了，她还是比较能接受他这种型式的「爱意」，昨晚那种激烈伤身的「未完全的爱意」还是少有的好。

「爷儿？」外头青衣轻喊。

「起来了。」东方非说道：「用过早饭再出门吧。」

「是。」脚步声远去。

「冬故，每天早上让你这样服侍，倒也不失情趣，改明儿个，我来替你更衣吧。」他亲热地执起她的小手，笑道。

「不不不，我替东方兄更衣就好了。」她忙声道。

他哼了一声：「真是呆头鹅。」

她宁作呆头鹅也不想日夜被摧残。成亲后，她照样在铺子帮忙，一有机会她耳朵伸得长长，偷听人家的夫妻之道。别人夫妻不是相敬如宾，就是相互扶持，就她的不太一样。

一郎哥有几次委婉地问她，是否要教她「致胜之道」，她拒绝了。她曾应允东方非，他俩之间的事绝不求助一郎哥，何况，她并不在意屈居下风，只要别玩其他人，她很能「牺牲」的。

尤其，她确实不擅夫妻之道，说是呆头鹅也不为过，那就由东方非主控，玩他所谓的情趣……她想，她也能配合并且适应，说不定还能多多学习情趣之乐。

总不可能她成了亲，还不去付出吧？东方非也为她收敛不少，乐知县几次案子他都没有插手作乱，她确实感激，就算他在床笫之间夸张了点，她也认为这是他表达爱意的方法之一……

忽地，她停下脚步，秀眸大张，注视着前头的背影。

他分房该不会是为了……

成亲五天，他便主动分房，分房当天他就一句话：以后各自睡吧。

她只应句：好啊。

接着，就分房了。

他做事一向随兴，又爱挑衅她。该不会他是故意要……试她，观看她的反应，等着她主动要求合睡一房？但他等了半年没个下文，索性自己过来了。

她挠挠头，有点苦恼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她可头痛了，现在她猜出答案，还能要求「分房」吗？

现在她要说出来，他就得依约离开她的房间，她不就是无可救药的呆头鹅吗？呆头鹅事小，只怕他一个不爽，乐知县又要掀起大浪了。

这人，摆明是欺她，要她有苦也不能说。

这半年的自由，原来是昙花一现，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……她非常心痛。

「怎么？冬故，不去了？」

「去去去！我一定去！」她赶紧追上他。

「哼，就这种事你认真。」他讽道。

她吞了吞口水，朝他苦笑道：

「东方兄，今晚，把你衣物全部搬回我房里，好不？」语气微有试探。

东方非睇向她，俊美的脸庞无波，但凤眸已泄露他的惊喜。

「冬故，你开窍了，是什么原因使你开窍？」

「这个……」她干笑：「小妹觉得，夫妻还是同床而眠较为妥当，睡在东方兄的怀里，并不那么令人讨厌，呃，我是说，东方兄浅眠，如果执意分房，小妹也只能顺从了。」她给他非常好走的台阶下。

他执起她的小手，笑盈盈道：

「既然你要求，我也不反对。浅眠算什么？若你吵到我，那咱俩就想些不用睡觉的事，这也挺乐的，不是吗？」

她面不改色地陪笑：「既然东方兄不介意，那我……就真的真的帮忙收拾你的衣物了。」

果然！果然她猜中了！他就等着她这句！她的自由，真的飞了！

「好啊，就全交给你了。」他喜色满面。

「东方兄，以后我若晚归……」

他瞟她一眼，不以为然道：

「晚不晚归，随你。」见她大喜，他又懒洋洋道：「在这种小小的县里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我熬夜的有趣事儿，你若晚归惊扰我，后果自理。」

「……多谢东方兄的暗示，我谨记在心。」换句话说，她最好识相点，否则他会耍出什么花招，他不负责。

她摸摸鼻子，一句话：认了。

他跟她用饭，都习惯在小厅里。他笑着入坐，为她夹了清淡的菜色，道：

「冬故，这都是你爱吃的小菜，你多吃点，身子胖些才好抱。」

她心有所感道：「东方兄，你我平常不见得天天见面，能难得共聚吃早饭，我真是开心不已。」

「你若喜欢，那以后就天天吃早饭吧。」

筷子停在半空中，她斜看他一眼。

东方非笑道：「你不愿意？」

「不，不是不愿意……」

「那就击掌为誓吧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只要你我无事，就天天一块用早饭，绝不容其他女子坐上你的位置。」

她一脸错愕。

就连守在小厅外的青衣，也不由自主地看向自己的主人。

东方非挑起眉，挑衅地等着她的回应。

她张口欲言。东方非一诺千金是出了名的，此举分明是——

凤眸微眯。「冬故，妳不敢？」

「不，只是……」她霍然起身，豪迈地说：「既然东方兄敢承诺这种不离不弃的诺言，小妹也不是缩头乌龟，奉陪了就

是！」跟他三击掌，以成誓约。

东方非笑意盈盈，道：

「好，你真爽快，冬故，我就欣赏你这点。」

她坐回椅上，准备继续吃早饭。

「说来也真奇了，成亲之后，我对你的兴趣只增不减，白天看见你这硬骨样儿，我总是看得津津有味；夜里我怎么尝你，总是百尝不厌。冬故，你说，我对你可有放下执念的一天？」

筷子再度停住，一股寒意从背脊窜起。津津有味？这种暧昧的语气跟言词，真的令她再度毛骨悚然了。

男欢女爱，理所当然。平日也还好，但有时他把她当成上等骨头「一夜百尝」，她是根本吃不消。论在闺房里的厚颜程度，她是远远不及东方非的。

她勉强笑道：

「多谢东方兄厚爱，这个……继续吃饭吧！」埋头大口吃，吃得饱饱的，好有精神应付许多事，当然，也包括应付她这个才成亲半年的夫婿。

东方非看她一眼，笑了笑，陪着她举筷共食。

过了一会儿——

他笑问：「冬故，昨晚你尝我是什么滋味儿？」

她差点喷出饭来，在他热切的等待下，她终于勉为其难地说道：

「这是小妹第一次吃人，实在没有太大感想。」

「这不成。昨晚你尽心尽力，一定有个感想，你尽管说，我不会责怪你。」他就爱看她手足无措的呆样儿。

她垂下视线，在他的催促下，低声回应：

「……小妹……前半段，形同嚼蜡……后半段太累了，所以……食不知味，不敢弃之……」

《感情篇》青衣的春天

圣康三年·春

在阮冬故与东方非前往应康城提亲的第二天，豆腐铺前一名白发男子与青衣男子互相施礼，客气到十分虚伪的地步。

「青衣兄，请。」

青衣回礼，道：

「凤兄，您先请。」

凤一郎笑道：

「以后咱们就是『伙伴』了，何必分先后呢？那，一块走吧。」

青衣没再拒绝，与他一块前往钱庄。

少说话，以应万变，这是他防凤一郎的方式。但显然凤一郎并没有察觉他的防备，继续跟他闲话家常着——

「青衣兄，既然冬故与东方非上应康两个月，你待在府里也无聊，不如时常上铺子坐坐吧。」

「多谢一郎兄的美意，但府里尚有许多仆役，管事者不在，总会有点麻烦。」青衣始终以礼应对。

「这倒是。不过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豆腐铺你占了一部份……对了，你不会介意冬故也占上一份吧？」

「当然不会。小姐为铺子尽心尽力……甚至在大冬天洗碗，这比起只出银子的我，更有资格拥有铺子。」语气暗示凤一郎不该让尊贵的小姐洗碗。

凤一郎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没有接话。过了会儿，他又道：

「对了，青衣兄，在幸得官园内，凤某曾有幸见你武艺，有空你倒是可以跟怀宁互相切磋，以免功夫搁下了。」

「凤兄请放心，自在下习武以来，无一日搁下过。」

「那就好。不过才智可以天生，但习武却要日积月累，有名师指点。冬故跟怀宁有同门之谊，可惜冬故后来为官，没有空闲习武。青衣兄，师承何处？」

「我自三岁习武，先父即为严师。」青衣小心答道。凤一郎不像是一个对武艺有兴趣的人，有意无意的把话题导进这里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
凤一郎很快地给了他解答，笑着坦白道：

「青衣兄莫要见怪。东方非为首辅时，招惹多少敌人，你也是知道，将来冬故在他身边，这危险性……」

「凤兄请放心，小姐有难，青衣必以命相护。」

「那一郎就在此先谢过了。」凤一郎朝他感激作揖。

青衣连忙施礼。「这是我的本份。」

两个大男人在街上你来我往，维持表面平和气氛。

凤一郎再与他闲聊，话题都在乐知县上头。

「这是我在乐知县的第两个春天，也对这里的气候逐渐适应了。青衣兄，你小心时节交替，气候不稳，易惹风寒。」

「多谢凤兄关心，青衣会注意的。」语毕，两人正好来到钱庄面前，青衣微地一楞。

钱庄大门前，大排长龙。

凤一郎状似烦恼地叹道：

「这真麻烦，是不？青衣兄，要劳你等待了。」

「这倒也不必。」青衣直接走进钱庄。

钱庄的老板一见到青衣，面露喜色地迎上前，道：

「青衣大爷，您老是来兑银票，还是——」

青衣打断他的话，道：「我领一百两银。」

「是是，请进请进。」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钱庄老板将他们迎进小房间里，而后去安排调银事宜。

凤一郎微地扬眉，温声道：

「青衣兄，当初说好，入伙合资只须五十两而已。」

青衣面不改色答：「上回我看见小姐一天之内送了五趟豆腐。」

「这是常事，怎么了？」凤一郎和颜悦色地问。

「凤兄打算在买下铺子的同时，也买下凤宅，这几个月才会这么忙碌？」

「是啊，照我预估，地价会再飙高一倍，再不下手，会更吃力。」

「那凤宅也算我一份。」

凤一郎面色无波，道：

「青衣兄，凤宅为我们义兄妹三人所居之处，你这算一份……」

「就当是我对小姐的娘家尽一份心力。凤兄，你可乘机改建凤宅，将来小姐回娘家，也不必委屈。」

「我曾对冬故提过，她的未来，由我跟怀宁负责。青衣兄，你这屋子改建的五十两银，凤某只能心领了。」

青衣眯眼，不悦道：

「凤兄拘泥在这种负不负责的小事上，宁愿让小姐睡在那种破房子里？」

凤一郎也不生气，笑道：

「这事再从长计议吧。」

青衣还想说什么，钱庄老板已经捧着盒子进来。

「青衣大爷，这里是一百两银子。」

「嗯。现在你认清楚他，他是凤宁豆腐铺的老板，将来他来钱庄，可领我名下的任何财产。」

「青衣兄，这……」他表面惊慌。

「凤兄不必客气，将来铺子改建，如果还需要银子，请尽管自取，我在我家主人身边，无法时刻过来。」

「……」凤一郎叹气道：「那就先多谢了。」

「今日你我约定来钱庄，你不就早料到此刻了吗？」

凤一郎轻诧，而后苦笑：

「青衣兄，你多想了。我凤一郎图的，并非你的钱财，当年她为官一年最多不过二十两，我们三人日子苦哈哈也甘之如饴，如果我有心谋财，今日钱庄绝对视我为大户。我这一切，固然是为了她，但，多少也为了你啊。」

「我？这点凤兄不必多管，我现在很好，将来也会很好。」

「即使孤家寡人？」

「目前我不打算成家。」

凤一郎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，而后浅笑道：

「这……很难说呢。」

同样的午后。

因为他家主人跟小姐还在应康城，他便过来铺子瞧瞧。

怀宁去送豆腐，凤一郎边顾铺子，边忙着写下铺子扩建的经费细目，而他——

他闭上眼。

「青衣大爷年纪不小，早该成家生子了！西北巷里的姑娘今年十八，虽然带着弟妹，但品性良好，青衣大爷，我带你去看一眼吧？」

他被乐知县的媒婆缠上了。

「你不喜欢吗？这样好了，隔两条街上，小客栈的女儿不错，她十五岁了，屁股圆又大，保证能在五年内为您生下三个白胖小孩！很近呢，我带您过去瞧瞧，好吧？」

「青衣兄，那间小客栈的饭菜不错，怀真满喜欢的。」凤一郎埋首写着经费细目，闲闲丢来一句。

青衣暗自深吸口气，恼恨地瞪着凤一郎。

这一切，都从那一天起！

自从县民目睹他直接进入钱庄特殊的小房间后，谣传他的身价已列乐知县小富豪之流，只是他身份不高，是个随从，因而一直被媒婆们忽略。

他从未计算过自身的身价，但他也自知东方非从未亏待他。

现在的他，买下几间铺子都不是问题。

而乐知县的媒婆会发现这一点，全是凤一郎要的计策！

现在仔细想想，凤一郎应该清楚那天午后钱庄会有不少百姓，也早猜到他会在众目睽睽下进房领钱……这凤一郎究竟有何目的？

「青衣大爷，您还不满意吗？」刘媒婆都说干舌了，索性叫碗豆腐汤来润喉。「不然，您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吧？」绝对不放过这头大肥羊。

「……我目前还没打算。」他终于勉强回了一句。

「没打算？您年纪不小了，难道你要老了才成家，让儿子喊你爷爷吗？」

他充耳不闻充耳不闻。

凤一郎吹干墨迹，走向他这一桌，笑道：

「青衣兄，你仔细看，你的银子都用在这上头，绝不会多取一文。」

青衣随意瞄了下，正要应声答好，刘媒婆又拔尖地叫道：

「凤老板，你们铺子要扩建，青衣大爷也有一份？」

「是啊，咱们铺子不但要扩建，五年之内一定会再开分店。到时，青衣兄不但有银子在钱庄当老本，名下也会有铺子，运气好点，十年之内应康、永昌，甚至京师都会有分店。」他画下美丽的大饼。

刘媒婆暗抽口气，抚着胸口。她吃过凤宁豆腐汤，确实有这个潜力，如果这白发男人说的是真的，青衣的身价预期可以暴涨，那就不是小客栈女儿可以配得上的，难怪他看不上眼……

「这、这要找谁呢？」刘媒婆喃喃着，生怕这头愈养愈肥的肥羊被人抢走了。

青衣瞪着凤一郎。

凤一郎只是浅浅一笑，轻声说：

「有个老婆也不错啊。」

要娶你不去！青衣看在阮小姐的份上，硬是咬下忍住满腹的怒气。

怀宁刚送完豆腐回来，瞧见青衣在场，也没有说什么，径自进铺卖豆腐。

刘媒婆一瞄到怀宁，眼里顿时金光闪闪。现在铺子要扩建，将来再开分店，怀宁身价也会飙涨，加上生得实在俊俏——她立即上前，搭上怀宁，眉开眼笑道：

「怀宁大爷，你这手豆腐做得真是好呢！」

「是凤一郎做的。」怀宁头也不抬地说。

刘媒婆楞了下，不死心道：

「怀宁大爷，你今年也不小了吧，有没有喜欢的姑娘儿，我为您兜一兜吧？」

怀宁不吭声。

刘媒婆再接再厉，笑道：

「您瞧，跟你年纪相当的，早就抱好几个小孩，将来您老了，也有个依靠啊。」

还是不吭声。

一滴汗从刘媒婆的老脸滑落，她保持笑容：

「这样好了，明天我带几个适合你的姑娘，让你来看看……」

「要付钱。」金口终于开了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来铺里都是喝豆腐汤的，不能白喝。」

老脸僵了。

青衣垂下视线，嘴角微勾。

凤一郎拿过算盘，当作什么都没听见，再重算扩建的经费。

青衣等着那多嘴媒婆找上凤一郎。没道理他受这种骚扰之苦，凤一郎却可脱身，他等了又等，等到那刘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重伤了，抱着明天再战的精神离去后，他不由得暗怔。

这老媒婆找他找怀宁，为何就是不找凤一郎说媒呢？难道凤一郎早有婚约？

「明天她来，我送豆腐。」怀宁平声道。

凤一郎笑着：「没问题。对了，怀宁，我打算等冬故回来前，将凤宅改建。」

「好。」怀宁又补一句：「记得，豆腐桶照样摆在她的院子里。」

青衣迅速瞪向他。

凤一郎笑着说道：

「当初凤宅是临时栖身之所，没有多作考量，如今已有长远打算，这屋子改建是势必要做的，多亏青衣兄成了铺子合伙人，让我们手头宽裕点，全力放在凤宅上。这屋子是要住十几二十年的呢。」

「不客气。」青衣道。他也是被迫的。

「其实，青衣兄若有好机会，也许可以接受刘媒婆的意见，去瞧瞧好姑娘。」凤一郎好心地建议。

「多谢凤兄关心，青衣自有打算。」青衣冷淡道。

凤一郎也不鼓吹他，微笑地跟他分析每一笔费用的来源，确保这个合伙人不会自认受到任何的委屈。

青衣心不在焉地聆听，想着这几日要怎么避开刘媒婆的催命魔音。过两日铺子扩建首日，他理应到场，那时怕是刘媒婆又要找上他了……

他暗暗咬牙，恼怒这个凤一郎的算计。

他要不要成家干凤一郎什么事？这么爱成家，不自己去……心思顿了下，视线落在凤一郎的白发蓝瞳上。

他家主人跟阮小姐相遇的那一年，他也知道了这对义兄妹三人。十年下来，他从初时惊讶到现在早已习惯凤一郎的异貌，并且钦佩他满腹的才智。

但，才智并非皮相，没有长年相处是看不见的。乐知县百姓……不会把女儿交给这个男人的。

一时之间，青衣百味杂陈，直觉再看他一眼。这样一个与他家主人才智相当的男人，却没有女子慧眼识英雄，实在有点令人惋惜。

「青衣兄，今天铺子会早关，不如一块回凤宅喝个小酒吧？」凤一郎笑道。

先前的惋惜立即烟消云散，青衣严阵以待。

凤一郎的任何话、任何举动，都必须小心过滤，以防有诈——这是他的切身之痛，绝不容再犯。

《感情篇》《及时行乐》...

《感情篇》《及时行乐》之你的眼睛看见了什么？〈网上收录修润版〉

凤二郎眼里的真实

应康城，阮府——

「我真的不明白啊……」陈恩喃道，紧紧锁住刚回府邸的少爷跟女扮男装的夫人。

「陈恩，我知道你不明白，那就由我来点醒你好了。你是来报恩的，不是来以身相许的，不要用那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少爷，我很怕哪天你袭击少爷耶！」

守在楼宇角落的陈恩，缓缓回头，瞪着不知何时出现的阳光男人。他深吸口气，问道：

「二郎哥，我是不是漏掉什么？我袭击少爷？」就算要他自残，也万万不会伤到少爷一根寒毛的！

凤二郎——即为阮府女总管凤春的义子之一，他十分严肃地说：

「陈恩小弟，我注意你很久了。少爷每次出门，只要没带你出去，你一定守在门口等他回来，尤其我发现你瞧着杜画师的模

样，简直可以跟母夜叉相比了！你喜欢少爷归喜欢，可不要动手动脚的！」

「二郎哥，你胡说什么！」陈恩胀红脸，气声道：「我瞪着杜画师，是因为、因为明明爷可以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，不必劳心劳力，沾惹一身铜臭，这全是从杜画师来到阮府开始的……」

凤二郎沉吟半天，道：

「老实说，我也不太明白……」

「二郎哥，连你也站在我这边……」

凤二郎点头插嘴道：

「我也不明白，我都已经提醒过少爷，杜画师生得极丑，用毁容二字形容也不为过，为什么少爷还往火坑里跳？难道真爱无敌？」

陈恩闻言，一脸激动瞬间停格，缓慢地对上凤二郎认真的眼神。

半晌，他开口轻轻吐出一个字：

「丑？」

「是啊，就算凤春跟她是闺中密友，我也不得不老实说上一句：少爷瞎了眼也许是件好事。」

「……」陈恩回头，望向那个他看不顺眼的杜画师，然后用力揉着眼，确认自己眼力无误后，十分怀疑地看着凤二郎。「二郎哥……你看得见我？」

一掌正中陈恩后脑勺。凤二郎骂道：「废话，你当我是盲眼少爷吗？」

「那……你觉得爷儿生得如何？」

「那还用说！当然是英明神武、英俊潇洒、英风阵阵……混蛋陈恩，你是欺我没你书读得多，是不？反正少爷就是生得好看极了！」

嗯，意见一致，除了「英风阵阵」外。只是……陈恩又问：

「凤大娘呢？你觉得她相貌如何？」

「凤春？」一提到她，凤二郎俊目亮晶晶，活像夜里最亮的星子。「当然是天女下凡、天下无双、天下无敌、天天开心……混蛋陈恩，你是欺我的书读得少是不？总之，就算我书读得不多，也可以很明白告诉你，凤春在我眼里，是天下间最美最美最美的女子！就算她七老八十了，我也绝不改初衷！」

「是是是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！二郎哥不必再说了。」陈恩连忙附和道。

凤春……真的很美吗？他怎么看不出来？

凤春眼里的真实

一到帐房，陈恩就不时地揉眼睛，揉到兔子眼，也要看个分明。

他眼睛接收到的真相是——凤春美中带俊，但要说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，未免也言过其实了点……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？还是二郎哥的脑子烧起来了？

「陈恩，你盯了我一上午，是有事想跟我说吗？」凤春笑问。

「凤大娘……你觉得杜画师生得如何？」

「杜画师？」凤春诧异，古怪地看他一眼。

「你、你别误会，我对她一点意思也没有！何况她是爷的妻子，我怎敢乱想？」可恶！都是那个女人害他被误会！他结巴道：「我只是想、想听听旁人对她相貌的形容而已，你要不说也没有关系啦！」

凤春不以为意，笑道：

「杜画师不就长那个样吗？不算丑也不算好看，跟她的声音比起来，是有那么点失色。」

「……」他的眼睛跟少爷一样瞎了吧？好想戳戳自己的眼珠，看是哪儿出了问题！「那，凤大娘，爷儿呢？你认为爷儿的长相如何？」

「少爷他承袭老爷跟夫人的相貌，生得俊俏不说，穿起官服来，简直是……」

接下来的歌颂他没细听，因为已经很清楚地明白在爷儿的相貌上，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。

那为什么透过三人的眼看杜画师，却有完全不同的形容？

难道他的眼睛看见的杜画师是有人冒充？还是，二郎哥跟凤春蓄意贬低杜画师的长相？

他俩是母子，自然是同出一心……莫非，他们早对杜三衡不满了？

陈恩愈想愈乱，一个下午，一看见人，就不停地张眼眯眼打量打量再打量……

阮卧秋眼里的真实

每到夜晚，阮卧秋总会让他念完一本书，才上床就寝。

这一天，在秋楼里，陈恩心不在焉念著书，悄悄退后一步，正好可以窥见内室打盹的杜画师。

虽然他不怎么喜欢她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他眼里的杜画师，算是一个貌姿颇佳的女子……难道，杜画师是妖怪，才会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不同的相貌?

「陈恩？」

「我在。」他连忙回神。

「你在看哪儿？」阮卧秋沉声问道。一句书里的话重复四、五遍，任谁也能听出这孩子的不专心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爷儿，我是不小心瞧见杜画师倚在床头睡着了。」

「她睡了么？」阮卧秋拢眉，正要遣退这跟在自己身边多年的孩子，又觉得这孩子欲言又止，于是问道：「你心里有事？」

「爷……你知不知道杜画师长得很丑？」陈恩忍不住脱口。

「是谁告诉你她丑的？」

「二郎哥跟凤大娘！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

「你不觉得她丑？」

「我……我眼睛有问题，自然不能算准！」

阮卧秋摇头失笑：

「你不信自己眼里的真实，却跑去信别人的，那么你的眼睛又有什么用呢？」

「不不，爷，你的眼睛不方便，心里可以幻想她很美，而我眼睛虽然看得见人，但一定有问题，才会看不见二郎哥跟凤大娘说的真实！」

「你这么笃定他们看见的一定是真实？」

「当然！二郎哥说您是天下间最俊美的男子，凤大娘也一口认定你的相貌举世无双，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啊！」

阮卧秋闻言，不知该气该笑。

「陈恩，那是因为我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人，自然认定我是世上最好看的人，将来，你心里也会有这么一个人。」

「不会不会，现在我心里就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人——」

「那个人绝不会是我。」阮卧秋平静地说道：「我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主子，将来你会遇见一个心爱的女人，那时就算旁人再怎么否定，你仍会不改初衷，认定你眼里所看见的一切。」

陈恩听他说得肯定，张口想要辩驳，却不知从何驳起。当年尚是幼儿的他，以为必死无疑，但却在刽子手下手的刹那，瞧见一个男人一身狼狈满眼是血地冲进法场救人——从那时起，他的眼瞳一直一直印着这个英伟的身影不曾褪去。

以后，会有其他人霸住他的眼吗？怎么可能？

陈恩抬起眼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阮卧秋，好奇地问道：

「那，在爷的心目中，杜画师又是什么模样？」

陈恩离开后，阮卧秋精准无误地走到内室床缘，探手摸向床头，轻碰她的颊面……果然，她又等他等到睡着了吗？

「幻想啊……」他低喃。他是个瞎子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黑暗里幻想她的长相。不管他怎么摸，还是无法在脑中勾勒出她真正的长相。

幻想幻想，如果幻想能成真，多希望她的相貌会是自己心中所想的。

「阮爷，你打算站着抱我，抱到天亮吗？」带倦的困意有笑。

阮卧秋立即松手，恼道：

「你不是睡了吗？」

「我是睡了啊，你一进来，对我又摸又捏的，我不醒也很难了。」

他闻言，暗松口气。幸亏她是在陈恩走后才醒的，没有多听到什么不该听见的话。他摸索着熄了烛火，答道：

「下回我会多注意点，你休息吧。」

他侧耳聆听她的动静，等她上床了，他脱下外袍，也跟着摸上床，随即，她的身子偎了上来，主动环住他的腰身。

香气扑鼻，勾人无限遐想。

她是一个很贪欢的女人，床笫之事多半是她主动要求，也许外人认为她不知羞，但他这个盲眼人却能因此安下心来。

她深爱一个男人，必会热情索求他身心上的爱情，缺一个也不行。一旦她不爱了，反而得过且过，敷衍了事。

所以，黑暗之中，他暗自等着——

等着等着，今晚她却没有任何的主动，他不由得暗恼。

这女人，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修身养性一向不是她的乐趣，偏偏她已有月余不曾主动要求行房。

像拒房事于千里之外。

她这是什么意思？让他不安吗？还是……

「阮爷，你在想什么？」困盹的声音从他怀里模糊不清地响起。

他板着一张脸——反正黑暗之中她也瞧不见他。

「没事。」

「那你发泄似的把我搂得这么紧？我骨头都快碎了呢。」

「哼。」依旧没放松力道。

「阮爷，你有不快活的事？」

「没，你睡觉吧。」他沉声道。

「唔，肯定是陈恩惹你不快活了。让我想想，方才他是如何让你不高兴的？」

没有焦距的俊目立即瞪向她。

「妳……」

「他好像问你：在爷儿的心目中，那杜画师又生得何等模样？是不？」

「杜三衡！」这女人！

「阮爷，现在黑漆抹乌的，我看不见你，可是，我可以『幻想』你又气又恼的模样。」她笑道。

「我又气又恼什么？听见了就听见吧！由得你笑得这么……这么贼？」

「是是是，你答：我是瞎子，又怎知她生得什么模样？这句话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。」她笑声如铃。

他咬牙，大可翻身就寝，不理会她的调侃，偏偏搂着她睡已是习惯。这女人，就爱尝尽甜头——

忽地，软唇吻上他的下颚，他不及一怔，怀里香软的娇躯微动，用力吻住他的嘴。

唇舌互缠，熟悉的情欲被她挑起，他暗暗松口气，差点以为她对他身子的贪念已经不再……

双手滑进她的单衣内，轻触她细腻的肌肤，等着她主动说出索求——

「要一个薄脸皮的男人很坦率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出心爱的话来，那真的挺难的，是不？」她轻声喃着。

「什么？」他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杜三衡压住他的手臂，低哑的笑道：

「阮爷，你别误会，今晚我只是想亲亲你，并不是要……嗯，亲热的。」

他闻言，俊脸布满恼意。明明她的声音带着情欲，偏要整他吗？

「这么晚了，你不是天一早还要出门吗？」她笑，声音轻柔：「言归正传，既然你没那么坦率，由我说，也是一样的。」

「说什么？」他没好气道。

「相公，我很爱你很爱很爱你，爱得要命，爱得我五脏六腑都疼了，就算下辈子你我要再一起，你会再瞎一次眼，我也会从现在开始诚心祈祷。」

「你……」他皱眉。

「好吧，最后一句比喻当我没说过。」指腹怜惜地抚过他的眼角。杜三衡笑道：「我的眼睛看不见，可是，我一直在看着她，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即使不是对着我说，也够我回味一辈子了。」

她果然听见了！俊容微热但镇定如常，不发一词。

「阮爷，你想不想再听我说一次我很爱你，爱你爱得要命，爱你爱到我绝不放手？」笑声中出现皮意。

「你要说便说，总不能教你闭嘴吧！」专注地侧耳细听。

「那我就先点灯了。」

他拉住她的手臂。「点灯做什么？」

「总要看着你的脸，我才能说得出口吧。还是，阮爷，你害臊了？怕我这么坦率地说出我心爱你的话，你会别扭？」

「谁会别扭！」

「那我就点灯了。」沉默了会儿，她忍着笑：「你不放手，我怎么下床？」

他咬牙，将她用力扯回怀里，闷声道：

「下什么床，说什么情话，都几年夫妻了！快睡吧！」

哎啊啊，原来她一句我爱你抵不过他的别扭。这个男人，怎能牵扯她心头所有的怜惜呢？让她真的爱得心疼，这辈子难以脱身了。

「真的不听？」

「我要睡了！」他恼道。

「那晚安了？」

「晚安！」他的声音硬梆梆的。

「……」她扮了个鬼脸，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没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

他咬牙，瞪着她。

即使，眼前一片黑，也还是瞪着她！

「爷儿，在你心目中，杜画师又生得何等模样？」

「我是瞎子，怎能看见她的真实面貌？」

「爷儿，难道你没问过身边所有的人吗？」

「我一开始也以为问了人，心中就能勾勒出最接近她的相貌……」言语间不自觉流露惋惜与懊恼。「她的气味、她的身子、她的言谈、她的碰触，我都能感受到，这些虽然成就了一个杜三衡，但在属于杜三衡的部份里，却有一个角落我永远也不能清楚地看见。」

「爷，瞧不见杜画师又不是件坏事。我不问就是了。」

「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一直在看着她。」阮卧秋柔声道。

陈恩毕竟年少，完全无法理解这么充满矛盾的话，只能直接挑明了问。。

「爷，你看不见，但你可以幻想，你的幻想就等于咱们的眼睛……你……『看见』的杜画师美吗？」

过了一会儿，陈恩以为他的爷儿不会答了，才看见阮卧秋轻轻点头，沙哑道：

「嗯。她在我心中，独一无二。」

隔天——

「陈恩，你在这里发什么呆？」

「二郎哥，我……我是在想，我跟凤大娘眼里看出去的人，怎么差这么多？」

「凤春？哈哈，原来你在烦这个。凤春看人一向不准，除了少爷跟小姐外，只要是人，在她眼里就是一个样儿。」

「……一个样儿？」

「两颗眼儿，一个鼻子，外加一个嘴巴。下回你可以试看看，找对俊男美女摆在她面前，让她说看看他俩的长相，你就知道凤春的眼光有多差劲了。」幸亏如此，不然凤春早就不小心被外头的男人骗了！

「原来如此。可是，二郎哥，你明明跟凤春不是亲生母子……」怎么看人也很差劲……等等，爷儿说过每个人眼里看见的真实不同，愈是心爱的人愈觉得对方生得好看，而那天二郎哥告诉他，凤春生得天女下凡……

不会吧！

可是，不是亲生母子啊……

「陈恩，你抖什么？」

「我……啊！凤春！」

凤二郎立刻换上笑脸，转身喊道：「凤春……人呢？」凶眉怒眼地转回头瞪着陈恩。

「我……看错了。」汗珠滑落脸颊。

方才，他好像不小心打开了一个秘密。是他平常太粗心，还是二郎哥把所有得知秘密的人都杀光了？怎么他从来没听人提过二郎哥对凤大娘她——

「爷儿，你用完午饭啦？」凤二郎完全不觉陈恩的异样，瞧见阮卧秋出房，立刻上前。「杜画师不在府里，她要我告诉您——」

「她是要我下午去接她吗？」

「不不，她知道您早上出门，中午回来一趟，下午一出门，大概半夜才会回来，所以一定要我抓稳时间跟您说——」

「有话就快说，哪这么多废话。」阮卧秋皱眉。

「是是。」凤二郎用力吸口气，大声道：「我爱您爱得五脏六腑都疼了，爱您爱得要命，爱得……」

阮卧秋立刻骂道：

「二郎，你在胡扯什么？」

「少爷，我没胡扯啊！你可别误会这是我对你的真心话，这全是杜画师要我转述的。」凤二郎委屈地说。呜，一上午他都在克服心里障碍呢。

「她？」一想起昨晚，心里恼火又起。「她又想做什么？」又来闹他？

「杜画师说，她的眼里，就这么两个长得很俊的男子，一个就是她爹，一个就是少爷你。而无异的，你在她眼里会愈来愈俊俏……咳咳，爷儿，你确定你到了五十岁还能跟现在一样吗？」

阮卧秋瞪向他的方向，忍了一会儿，才道：

「还有？」

「是还有，不过少爷你要听不下去，我闭嘴不说就是。」

阮卧秋咬了咬牙，颊骨微红，恼道：

「你继续说。」

「杜画师说：你的眼睛看不见，可是你一直在看她，她的眼睛看得见，可是却看不见其他人。咳，少爷，杜画师说完这句话又补了一句……」

「你说。」

「真的真的要说？」

「我叫你说就说。」专注倾听。

「好吧，杜画师补的这句是跟我说的，她说，叫我注意一下您的反应。少爷，我是不是要照实说啊？说你听了之后，脸气到都发红发热了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阮卧秋怒道。

站在一旁的陈恩看着自家主子别扭的表情……

近水楼台先得月啊……他一直以为是杜画师强迫爷儿，爷才会牺牲自己娶她。到头来，谁才是近水楼台？即使不愿承认，也必须说：阮卧秋确实有个心爱的女人，而那个女人正好是他最不喜欢的夫人。

陈恩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缓缓捣住眼睛。十指微开，眼瞳里映着阮卧秋跟二郎现在的身影——

以后呢？

也会有一名女子在不知不觉中，被他的眼睛所认定吗?

思及此，他连忙闭上眼，不敢再看

下午茶时间

在设计《及时行乐》一书时，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写出杜三衡相貌，最多从每个人的嘴里说出对杜三衡长相的看法，让读者如同阮卧秋的盲眼一样，跟着阮卧秋走进故事，由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杜三衡的长相，进而判断她的长相。

就像在现实生活里，每个人所说的「真实」、所看见的「事实」不见得一定是其他人所认定的。（如同我看你，他看你，谁看你，每个人的眼里，所看见的不尽相同。）

一直在阮卧秋恋上杜三衡后，不再问身边人她的长相后，我才在《及时行乐》一书的后半部叫刚始，藉由旁白出现一些形容她美丽的字眼。

因为在这种时候，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个女人绝对不可能会是丑的。

这是我当初在下笔时的小小设计。《及时行乐》于二○○三年出版，如今，该正式公布答案了。

好了，接下来，确定不休息吗？那……就深吸口气，进入＜回忆篇＞喽。

＜回忆篇＞之作者说明

＜回忆篇＞即为《是非分不清》一书中P231燕门关一役，阮冬故出城陪怀宁赴死后的那半年间，所发生的一切。

会想写这半年间的番外，是在于：

任何一段剧情，都可以360度呈现，虽然结局相同，但不同人物、角度有不同的心境、反应。

在一般爱情小说里，有不成文规定，就是以男女主斗周的心境下笔去描写整个故事，但其他人的心情？他人的角度？恐怕也只有作者自己知情了。

这也是我爱写番外篇的原因之一。

＜回忆篇＞全文以不同人的角度出发，每个人所见所闻所有的心境，都绕着同一主轴旋转，因而组合出这样的战场故事——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初——预言

万晋年

「有人自东方而来，动摇万晋之本。」

「嗯？李大人，你日观天象，瞧见了危害皇朝的朝官吗？东方啊……该不会是我吧，我复姓东方，单名个非字，瞧，东方非，听起来，似是与你说的不谋而合啊。」以少年之身，一甲状元入翰林的东方非，如今已是内阁群辅之一，可以说是前程似锦到令他有点乏味了。

李大人微些迟疑，答道：「当然不可能是东方大人了。」东方非目前虽为内阁群辅，逐成势力，但他想，一名年不及二十的少年会有什么动摇根本的能耐？

「不是我？」东方非颇感遗憾：「那倒有趣了。李大人，你确认你没有看错？」

「若照老夫解读，此人会在十多年后出现在朝官之中，影响朝政……甚至、

甚至……」

「改朝换代？」

「不不，老夫并没有这样说……」

东方非笑道：「李大人，你大可放心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是不会外传的。朝代更替本是常事，皇上登基没几年，但你我都很清楚，十几年后皇上也老了，太子登基理所当然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」

「是是……」李大人应声道，内心则苦苦思索着——东？皇朝偏东，再东过去就是海了，谁会从海上来？还是……名字有东字？东？冬？冬天？有人自冬天来？他功力不足，无法确切地看透啊。

东方非又问：「既然此人能动摇国之根本，那将来必是皇朝大将了？」哼，他真想好好会会，此人必定厉害非凡，难以对抗吧？

「这……此人如流星，不，该说潜龙吧……」

「潜龙？」

「此人在朝为官未过十年，即归。」

东方非眯起眼。「李大人，你再说一次？」能动摇国本，此人该有野心，照说一朝得权，岂会轻易松手？

「这……老夫实在不知道啊。此人自东而来，朝代更替之后，即消失在朝堂之上，不知生死。」

东方非寻思片刻，问道：「如何动摇？」

「不知。」

他不以为然：「那必是李大人你错看天象。」

「不，确实有人自东（冬）而来，只是老夫还勘不破其中奥妙之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李大人你可要好好弄个明白。」东方非笑着走出去，望向东边天际。「哪来的人，没有野心却又能改朝换代？还是……有人为了这条潜龙才让太子登基？」无论如何，他十分期待。

现在他虽为内阁群辅，但未来前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到夜里都失眠的地步。

下一步，他要得到首辅之位。也许站在那个高位上，才更有刺激感，不过在此之前——

他不太愿意留下李大人啊。

不管此事是真是假，不出两天，那姓李的定会将星象之事全盘托出，迷信的老皇帝绝对会先作防备，说不得十年后凡东方而来的朝官一律押进天牢，以子虚乌有的罪刑处决。

开玩笑，他还想等着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物，能从他东方非的眼皮下改朝换代呢，怎能让那老头子给毁了他的期待呢？

思及此，他又沉思半晌，心里有了计较后，十分愉悦地离开，与一名年轻官员错身而过。

「那人是……？」年轻官员一双漂亮的黑瞳直勾勾地盯着东方非的背影。

「是内阁群辅之一，东方大人。」太监说道，想了下又道：「阮大人，您经科举刚入朝廷，未来说不得是权大势大的一号人物，小人在这儿先提醒您，那东方大人，目前颇受皇上喜爱，有机会您可要……懂了吧？」

年轻的官员闻言，拢了拢眉头，声调微厉道：

「眼不正，心不端，此人此刻心里必有坏水。」朝中怎会有这样的人存在？皇上又怎会欣赏这种人物呢？东方非？内阁不得干政，但他总觉此人邪气过重，他惦记在心，以后可要多注意内阁了。

太监在旁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想着——

他还是去巴结东方非吧，这个阮卧秋，纵有满腹惊世才学，只怕没有多久也会在朝堂之上给人活活陷害死……唉。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东潜

「一郎哥，我这一生，最感谢的就是你跟怀宁，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一场风雨。现在，轮到我陪怀宁走最后一程了。」

隆隆巨响，夹杂着滚滚尘浪。城门缓缓地关上，划出了一道生死界痕。

门外的杀戮战场，是现世的阴曹地府，一旦出了门，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

「谁也不准开！先拿下凤一郎……对！就是他！他与户部侍郎阮东潜献得好计，让皇朝将士迹近全没！快抓住他！」

混乱之中，王丞尖拔又心虚的怒声穿透了凤一郎寒凉的知觉。他缓缓转头，略嫌茫然地注视这个害死冬故的原凶。

不，原凶是谁，他很明白。

「凤公子……」身旁为他持伞的小童轻声唤他，语气充满颤抖。小童是本地居民，本地居民大多都很清楚这一场战役到底是谁在从中运筹帷幄、是谁在朝中的争权夺利下保住这不破的城门。

朝中来的户部侍郎阮东潜，从不讳言奇策是谁出的，也向来十分以凤一郎为傲，那股毫不掩饰的骄傲劲儿，让他们都怀疑其实他俩是一对亲兄弟。

再亲近一点的官民，都知道阮东潜曾冒充过程将军一阵，那时他立下的汗马功劳，让他们信心满满，以为皇朝圣威，连蛮族都难欺，直到王丞来，战事一面倒，他们才明白，朝堂上不是每个官都会往下看的——

凤一郎是阮东潜的人，如今阮东潜走了，凤公子会留下吧？会留下吧？

忽然间，凤一郎仿佛回过神，反身奔上城墙阶梯，所经之处竟无人阻止。

「凤公子，小心啊！」小童紧紧在后头追着，努力为他撑着伞。

阶梯路，几乎无止境，凤一郎每跨一步，心头的肉就死去了一块。

当凤一郎奔上城墙，绝望几乎淹没了他。遥望滚滚黄沙，蛮族长旗飞扬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死亡的气息笼罩在尸首遍野的战场上，明知战场还有人在做困兽之斗，他却无能为力！

他看不清，看不清，这一刻有多恨自己的眼力。

「凤公子！」

「你看见了吗？」他哑声问。

「凤公子，这哪能看见……每回休战之后，尸首支离破碎，您也不是不知道，别说要从里头凑出阮侍郎的尸首有多难，就连这一次咱们能不能度过难关都很难说！」小童突然激动起来，紧紧抓住他的宽袖。「凤公子，您要救救咱们啊！现在就只剩您能救我们了！」即使他们舍不得阮东潜就这样走了，但他们还想活下来！

银色带黄的长发在乱风中飞扬，狂风带来浓浓的死尸味，原就苍白的脸庞缓缓转向他，看了他良久，才神色淡漠地问：

「你们，是谁？」

战鼓喧天，这样的鼓声意义何在？轻贱人命的鼓声，不管是哪一方，战赢了，失去的人命也找不回来了。

白雪般的睫毛微微垂下，紧紧扣住城墙砖瓦。冬故想要保护的世界……人都不在了，还保护什么？

从头到尾，原凶他也沾得上边。打他支持她买下官位开始、打他得知边境有战乱时，就该预料这样的下场。

只是，他以为依他能力，可以保全她的性命；只是，他以为，即使真有这么一天，冬故也是为她的理想而捐躯，也是三人共死，谁都死而无憾，而非像现在一样，死得这么毫无价值！

凤一郎的生命为谁而活，他一直很清楚，她却无法理解。在她心里，彼此虽亲，她却认为没有她，他跟怀宁依旧能过下去，如同有朝一日，他死去，她虽悲伤也会继续走下去。

微微咬牙，即使眼力不够，他依旧不愿拉开视线，直勾勾地望着冬故的葬身之地。

是啊，城门一破，久攻不下的怒火极有可能转为屠杀。

「那日结拜，是我没有将誓言说完整……」喉口微热，蓝瞳却已平静似海，他轻哑地说道：「冬故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我，凤一郎，既然为你的义兄，就没有抛下你跟怀宁的道理。」语毕，他不再理会周遭任何事，静待城破。

听不见、看不见，知觉没有了，rou体的感觉也没有了，可是，她很明白她的下场是什么。

死也不倒地，怀宁一定如此做，她也不能示弱，拼死也不倒地，好叫蛮邦看看皇朝儿郎绝不认输的好志气。

其实，说没有遗憾是假的。

她才二十多岁，总觉得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完成，不过，能陪着自己的好兄弟一块共赴黄泉，她不曾后悔。

这样吧，等下了黄泉，她跟阎王老爷求求情，下辈子再让她跟怀宁做一世的好兄妹，再为民谋福，这一次她会努力多读点书，来世不再买官，就凭她的能力去应试，就不会这么心虚了……嗯，若是圣眼已开，国泰民安再无天灾人祸，那么，她就做一个小老百姓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规规矩矩的，免得再连累自己的义兄弟……

意识飘飘渺渺，始终无法专注起来。她身上到底中了几箭，完全看不见，能撑这么久，她也算是厉害了。

无论如何，只求……城不要破。

一郎哥在，他懂得的，他懂得她的。

有他在，就算没有她，城门后的百姓还是有生机。

她虽一心在政事，但也曾听过人死后有头七，头七回魂日。那么，等她头七那一日，她要去看一郎哥，跟他再说声对不起，他的未来还很长，有她没有她，他的人生还是会过下去，他比她还聪明，懂得这道理的。

至于东方非……

几乎可以想见，他在朝中继续翻云覆云了。

东方非啊……

「大人！」

虚无四散的意识，突地被一声惊叫给迅速聚合在一块。

她一回神，立时看见自己的四肢俱在，身无中箭之痕。她微讶，抬头看向前方吃惊不已的弟兄们。

「大人！你」……

眼前的，全是死在战场上的兄弟。有多少次，战事暂歇时，她跟怀宁看着自家将士破碎的尸体，她不见得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触他们的生前，但在他们尸具并排的时候，她必定一一对照他们的姓名，以亲人之身目送他们入坟。

她已经死了啊……她叹息，毫不考虑地上前，拱拳道：

「好久不见了，各位兄弟。」她洒脱无比。

「大人！您……您也……那么、那么」……

她轻笑了二声，道：

「

城未破，各位兄弟倒不必担心，有凤一郎在，你们绝对放心。」扫了一圈，怀宁不在其中，这可以预料。男与女的差别，她早知道，早一步下黄泉的本来就该是她。

也好，在这条阴阳路上她等怀宁来，不让他有片刻的寂寞。

「自王将军接了兵符后，照说大人是户部侍郎，不该上战场，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。」将士里有她亲信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

她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不管该不该出现，我都来了。」

「大人，这场战役里，有很多人死得冤枉、死得好不甘心。」士兵之中传出轻声的控诉：「为什么呢？朝中来的命官，到底谁在为我们着想？」

她对上那人的眼，良久，她极为慎重地回答：

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来了。」来赔命的。

腥味臭天的战场上，成堆如山的尸体，血还在成河流着。

京军及时赶到，打赢了这场战争。烈日之下，尸臭冲天，干烈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死气，放眼望去，几乎是望不到边际的人间尸坟。

从城门一开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在找人。

或者，在找尸。

「凤公子，凤公子，阮大人说过你禁不起久晒的！」小童捣着鼻，忍住作呕的冲动，拼了命的追着那个寻找阮大人尸身的白发青年。「要不，您先休息，我请善后的军爷找到了阮大人尸身，一定通知您好不好？」

凤一郎充耳不闻。

在支离破碎的尸体里，他先是看见了那一年冬故在京街遇见的抢匪，而后她收为亲信的其中一名男人。

乱刀砍死的。

他心一跳，很清楚冬故必在附近。

她拼死也不会让她的人孤独地死去。

「凤公子？」

他动也不动。

豆大的汗从他冰冷的脸庞滑落，他抱着一线希望却也知道他找到的，只会是一具尸体。

陪他过了十多年的冬故，他还没有心理准备见到她的尸身。甚至，他不愿去想象她死时的模样！不敢去想象！

「找到了！」当地的百姓叫道。

凤一郎迅速抬眼，顺着那个方向，果然就在不远处，他看见了怀宁那一身的黑衣。

他强迫自己奔上前，瞪着中箭的怀宁，他背朝上，怀里抱着一个人。

他心跳愈来愈快，缓缓蹲下地，目不转睛看着怀宁不甘心的表情，半晌，才忍住浑身冷意，移向那被怀宁全力护在怀里的娇小身子。

凤一郎轻轻拂开她散乱的发丝，盯着她苍白的脸庞。

她双眼紧闭，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的神情，甚至有些安然自得。

他怔怔地注视着她。突然间，他轻笑出声。

「凤公子？」小童有点害怕地叫着。

是啊，他的冬故一向如此的，决定要做的事从不后悔，即使明知眼前是死路一条，也绝不皱上眉头。他以为他会看见她死不瞑目的模样，以为会看见她被乱箭穿心不留全尸的模样……

他该安心了，至少，她是平静地离世……

「冬故，我来接你了。」他柔声道，试着要从怀宁的怀里将她抱出来。

试了好几次，发现怀宁抱得死紧，不肯松手。

「怀宁，是我，一郎。我来带你们回家了。」凤一郎重新试着要拨开怀宁死后僵硬的双臂——

忽地，他微怔，指腹用力压住他的脉门，错愕随即流露脸上。

「凤公子，你怎么了？」小童见他流露出激烈的情绪，以为他终于要发疯了。

凤一郎难以置信，立即改碰怀宁的人中，轻浅虚弱到几乎消失的呼吸确实存在！

「快快……找军医来！还有人活着！快！」他难得大叫。

小童呆了呆，连伞也不顾得了，反身就往城里跑。

凤一郎心跳如鼓，万万没有想到怀宁还能活下来。怀宁曾说他是个短命鬼，以为他师父料事如神，谁都认定他再也回不来——

哪知他正值青年，身强体壮，从阎王殿里逃了出来，不像冬故毕竟是个姑娘家……

凤一郎顿时一僵，视线立刻移向怀宁怀里的冬故。

会不会……

思及此，他毫不考虑迅速扣住她的脉门。

一开始，完全没有任何迹象，他极力镇定，极力镇定，迫使自己止住轻颤，去把她的脉，仿佛过了好几年，那极为轻浅的脉跳终于浮了出来。

凤一郎惊喜万分，一时回不了神。脑中纷乱无比，但他直觉想到一事——

「糟了，若是让军医救命，必会露出马脚。」他试着抱出冬故，但怀宁即使没有意识也不放手。他咬牙，附在怀宁耳边说道：「是我，一郎。怀宁，冬故还活着，你松手，再晚一步，她怕没得救了。」

他重复了数次，那紧紧抱住她的双臂，才缓缓无力地垂下，任他迅速将冬故拖行出来。

凤一郎看了怀宁一眼，军医很快就来，但冬故不能再留下。

他衡量得失，立刻抱起冬故，消失在战场之上。

等了很久，都没有等到怀宁，她搔搔头，开始怀疑其实路不是只有一条。

「大人，我还是觉得您不该来。」

她看了他们一眼，哈哈笑道：

「这世上哪来的应不应该，你们是人，我不也是人吗？人的归处终究都是一样的，管它官位大小，到头谁不归于尘土？」

「您一点也不怕死吗？」亲信里被乱刀砍死的男子问道。

她想了一下，道：

「怕，我好怕，我怕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就先死了，不过……我想，这世上绝不只有一个阮侍郎，既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完，终究还是会有人去做的，如果这样想，我倒也不怕了。」她坦白地说道。

「这世上，只有一个阮侍郎啊。」有人说道。

她看了他一眼，轻讶一声认出他来。他是边境居民从军，年轻小伙子，却在战役里走了。这么大好的前程啊……

她记得他爹娘还在的。

「在王将军还没有来之前，我爹说，也许，这场战事很快就会平息了，因为有阮侍郎在，可惜，他的预言没有成真，这一场战役打了好几年……」

她微微苦笑，轻声说：

「是我不好。」她若再懂点手腕，也许不会让这些人无故枉死。

「人都死了……都死了……还在计较什么？没有大人在，也许连我爹娘也要卷进战火……」那小伙子重复了两遍，神色渐淡。

阮冬故顿觉有异。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，只想与自家军兵相聚，是再好也不过的事。激动过后，一些奇异的现象令她感到疑惑。

她在这里等了好久，不见怀宁出现。若是怀宁真能活下来，那她只会庆幸，但照说不该有牛头马面吗?

为什么还等不到?

而且，眼前这些人说话归说话，神色却显得有些麻木，相处时间愈久，愈觉他们连说话也开始断断续续，漫不经心……

「大人，您真的不该在这种地方啊……」

她闻言，皱起眉，缓缓扫过这些军兵。

自始至终，他们围在她的周遭，不肯散去，甚至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这……真的好奇怪，若是一郎哥在此，必能一眼看穿问题所在吧?

匡啷一声，车内传出桌椅翻倒的巨响。

「老爷子——」

「谁也不准进来！」屋内的大夫喝斥。

屋外的凤一郎神色平静，轻声阻止大夫的老妻：

「大娘，必定是张大夫太过专注治我家大人的伤，不小心弄翻了东西。」

「凤兄，为何不请军医前来？」京军为首的男人问道。

朝中新主登基，势力重新洗牌，东方首辅为皇上眼前第一大红人，据说阮东潜是首辅极为看重的人，若是出了事，他实在无法交代。

「军医忙着看顾伤兵，如果专程来照料我家大人，我家大人醒后必定责罚，这里的大夫长年帮忙医治伤兵，他行的。」凤一郎不疾不徐地说道，负手而立，状似平静，但衣襟内全是湿透了的汗水。

在外头足足等了一整天，才见老大夫气虚地走出来。

「大夫，阮侍郎如何？」那男子急声问。

那老大夫不答，反而看向凤一郎。

凤一郎默默的迎视那奇异的眼神，而后，轻声问：

「老大夫，我家大人可还活着？」

老大夫沉默一阵，道：

「我家小儿上个月还回家来，兴高采烈地说他与阮大人说过话了……」

「老大夫，我是问你阮侍郎生死如何？」那京军男子不悦了。

老大夫不理他，只看着凤一郎再道：

「前两天，他死在战场上，才二十岁。他想活着回家，不过，他也明白朝中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。这世上，若人人都是阮侍郎，那该有多好，他一直很想成为阮侍郎那样的人。凤爷，你说，阮侍郎活下去，会不会比较好？」

凤一郎毫不考虑答道：

「不会。即便她活了，只要像王丞这样的人存在，她的结局就不会变，再来一次她还是会选择这条路。除非她辞官——」顿了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「或者，她死了。」

老大夫闻言，犹豫不决。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边境抗敌多年的阮东潜，竟然会有另一种身分，如果可以，多希望阮东潜这样的人才能重返朝堂，可是……

「还活着，就先移回城里，接下来就交给军医吧！」男子说道。

凤一郎微眯眼，极力镇定地注视那名老大夫。

老大夫深吸口气，明白凤一郎的暗示，也很清楚阮侍郎送回军医后的下场，遂十分遗憾答道：

「不必移了，就在方才，阮侍郎他失血过多……断气了。」

凤一郎闻言，闭上发热的蓝眸，哑声说道：

「老大夫，谢谢你……我代我家大人谢你为她尽的最后一分心力。」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冬雪

皇城——

光滑的指腹缓缓地抚过「阮东潜」三个字，俊颜半垂，让人看不见他的情绪。

内阁官员大气不敢喘一声，互相传递眼神，谁也不敢先开口。

新主登基，谁是最大得益者，已经不用多说。当年的风向又打回东方非身上，与他作对的官员，一一被斗下了，老国丈一家在年前也被送往午门，在这世上，谁的权力最大?

不是皇上，而是皇上背后的这个男人。

现在这个男人，半炷香未曾吭声，就因为桌上的伤亡将士名册。

战事已经结束，朝中忙的不是收尸，而是事后的抚恤与献俘仪式。虽然朝廷上下忙得昏天暗地，但能将多年战争结束，就算再来个几十本名册，他们也是甘之如饴的，只是——

这死亡名册的首位，正是东方非极为看重的阮侍郎。这，可就麻烦了。

「首辅大人……皇上正在找您呢。」黄公公小心翼翼地说。

东方非一言不发，俊美的脸庞终于扬起。

黄公公见状，微松了口气。看来，阮侍郎的死亡，没有影响很大啊。

「黄公公，这死亡名单确实不假？」东方非轻柔地问。

「确实不假。」

「确认尸体过？」

「大人，阮侍郎是大人的人，没有确认，任谁也不敢随便上报。确实见着了阮侍郎的尸身，才将他登录进名册里。」

东方非微微眯眸，青筋略浮在他的手背上。他神色依旧自若，问道：

「他怎么死的？」

「身中三箭，箭箭致命。」

「三箭？」东方非闭上眸，唇畔绽出诡异的笑来，令内阁的官员毛骨悚然。「本官倒挺好奇的，她明明是个文官，怎么会在战场上找到她的尸身？」

「……首辅大人，皇上说……」黄公公压低了声音：「阮侍郎是文官，照说，确实不该出现在战场上，正押解进京的王丞也提到，是阮侍郎献上错策才会选择这条路赎罪，所以……如果首辅大人有心，皇上论功行赏时，绝不会少了阮侍郎一份。」

言下之意，无论事实真相如何，皇上默许东方非挑个代罪羔羊，而其中失势的王丞不论犯了何罪，都是最佳的代罪羔羊。

有她那个引以为傲的义兄在，岂会有错策?

谁，才是真正的代罪羔羊?

这就是她追求的路吗？在她死前，她该明白害死她的绝非蛮族的千军万马，而是皇朝自家人啊！

东方非忽而大笑，笑得同僚心惊不已。

过了会儿，笑声渐止，他又问：

「黄公公，你若是阮侍郎，你会怎么看这事？」

黄公公一怔，直觉答道：

「自然是谢主隆恩了。」

东方非轻笑一声，丹凤眸瞳一瞟，瞧见天外蓝天依旧，未至冬季，自然无雪。

「她若知情，必说：有功便行赏，有罪便责罚，哪来的讨价还价？简直莫名其妙！」

「什么？」黄公公一头雾水。

「也对。朝中哪来的第二个阮东潜？你们这等人才怎能揣摩她的心思呢？」十多年前走了一个阮卧秋，现在再走一个阮冬故。姓阮的下场都不算好，尤其是这阮冬故，在她死前到底在想什么？

一个文官本不该上战场，是谁逼得她不得不走上这条路？难道在她下这个决定前，不曾想过她的承诺？他东方非在她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？

「首辅大人！」内阁官员轻喊，惊惧地看着他恼怒的俊颜，看着他无意识地将登录阮东潜死亡的那一页捏个尽碎。

他终究晚了一步吗？

难道她身边的义兄们没有尽心尽力挡在她面前？

思及此，脑中忽地闪过一事，东方非心神微震，立即问道：

「阮侍郎身边的白发男子呢？去，吩咐下去，死要见尸，去把阮东潜的尸身运回京来！」她的义兄绝不会无故任她死去，除非三人共死。

「大人，天气这么热，运回京师只怕早已腐臭，何况当日阮侍郎的尸身就已经遭火化了！」

「火化？未经我的允许，谁敢动这个手脚？」东方非厉声问。

黄公公暗自惊恐，照实说道：

「派去的将领知道阮侍郎是大人的人，所以特准凤一郎独自火化阮侍郎的身躯。」

「啪」的一声，扇柄断成两截。

内阁官员面面相觑，偷偷抬眼窥视东方非难掩惊喜又不安的神色。

「黄公公。」良久，他出声了。

「在……奴才在。」

「皇上找我？」

「是，是！」黄公公连忙道：「皇上急着找首辅大人，商讨论功行赏的事儿……大人，是您举荐人才，调派京军赴边境结束战事，最大功臣非您莫属……」说了半天，终于察觉东方非漫不经心。

「黄公公，你在宫中也待了几十年了。你说，你看过本官做过什么好事了？」

黄公公一怔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

「大人……大人做过的好事可多了，若无大人，数十万百姓因水患而苦，如今晋江工程已近完工……」

东方非哈哈大笑几声，笑意并未透露在那双向来狡猾的眼眸里。

「原来这也算本官的功劳？原来阮东潜三个字，终究写不进史册上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难怪你做了几年的官，还只是一个小小侍郎而已，你这官，做得真窝囊。」脸色忽而一变，轻滑的声音如薄刃，令黄公公起了一身寒颤：「黄公公，往日论功行赏，大伙爱怎么讨价还价、你争我斗，本官一向不干涉，但这回本官就让你瞧瞧，什么叫秉公处理！你可要瞧清楚了，这可是本官唯一一次干的好事。」哼笑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内阁。

黄公公见状，立即追上前。

东宫太子，久病在身，这是朝野都明白的事。虽然她只是一个小小侍郎，却比谁都烦恼皇朝的未来。

当今圣上年迈，哪日突然驾崩，让久病的太子登基，那皇朝的未来该怎么办？

一郎哥曾听过她的烦恼，当时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「打一开始，在皇上眼里，这个太子就只是一个太子。」

初时，她有些迷惑，后来皇上沉迷于长生道，她才明白一郎哥的言下之意。

在皇上的眼里，万晋年号永不结束。

这一年，她临时回京报告工程进度。其实，要她选，她宁愿留在晋江，但一郎哥说，既然入京为官，京官这一条线绝不能断。

她长年在外，只能趁回京拍马屁送厚礼拉关系，明知做了会闷上好久，她也得厚颜无耻地去做。

「不宜见客？」她一点也不讶异。东方非是多红的首辅啊，哪来的空见她这个小侍郎？

连忙把厚礼交给门房，就当完成任务，准备闪人。朱红大门内，青衣才走过转角，一见到她，立刻恭敬喊道：

「阮大人！」

阮冬故拱拳道：

「好久不见，青衣兄。」

青衣上前，说道：

「我家大人不知阮大人回京。」

她哈哈一笑：「我今早刚回来。」东方非会知道才有鬼呢。

「你一回来，就找我家大人？」大人必定很高兴，最后这句话他没说出口。

「是啊。」一郎哥交给她名单，礼依顺序送，东方非官大势大，当然第一个来找他。她补了一句：「不过既然东方大人正忙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，告辞。」

「等等！」青衣连忙阻止，迟疑一会儿，自作主张：「如果阮大人愿意等的话，小人先带您上偏厅去。」今早那名人物进府后，大人说今日懒得再见外客，但他想阮大人应是例外。

「……」她很想答不愿意等，但礼数总要顾着。「如果……你家大人很忙，真的不必顾及我……」

青衣的视线移向她截断的尾指，平静答道：

「阮大人是我家大人的救命恩人，即使再忙，也一定会见阮大人。」

阮冬故暗叹一声，只得乖乖随他走进东方府邸里。

「小人一直没有机会道谢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青衣领着她往偏厅走去，稳声说道：

「去年阮大人救我家大人一命，原本小人该随侍在侧，那断指之痛理应由我来受。」

「这什么话？只是一根手指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」她不以为然道，在经过某条长廊时，看见府里的某个厅内东方非的身影，还有……

「宫中有人找我家大人，我家大人走不开，只能请阮大人等了。」青衣轻声唤回她的注意力，领她走进偏厅。

她心神未回，专注思考那年轻的背影，是谁呢？她不记得朝中有这等身材的官员，那人也不像是太监，东方非一向喜怒无常，但方才他似乎没有平日的张狂。他有点敷衍、有点不耐，很难得看见东方非会去敷衍一个人……

「反正不管我的事。」她打了个呵欠。以为送完礼后，她无事一身轻，可以睡个好觉，没有想到送礼第一关就卡在东方非身上。

她坐在椅上，支手托腮不由自主打起盹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有个感觉，东方非不会很快结束他手头上的事。

到底是什么人，能让权倾一时的内阁首辅耐住性子去应对呢……

「太子才二十多岁……」凤一郎沉思着。

「这么年轻啊。」某日茶余饭后，聊起政事，话题就转到东宫太子身上。

「是啊，正因年轻，才会有野心……冬故，你可要记清楚了，一个男人，不管身子有无残缺，若从小养在宫中，明白自己终将登基，那他这一生一世，心里绝不会忘记他该得到的一切。」

在一郎哥身边久了，即使没有他天生的才智，多少也要反应快一点，她想了下便道：

「一郎哥，你是说……迟早，太子会有谋反之心吗？」

「没有面对面过，我不敢肯定。不过，我希望不会，否则到那时朝中必分势力，这一次就不会像是东方非与国丈那样的争权夺利，斗输了的人不止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会祸及许多无辜的人。」

「又要选一边站啊？」她心里微恼，总觉得在朝廷当官，动不动就得选边站，像条狗一样。

「若真有这么一天，冬故，你千万记得，不要靠你的直觉去选，你一定得跟东方非同一边站。」

她闻言皱眉。「我的直觉这么差？」

凤一郎微笑，神色带些宠溺：

「你的直觉绝对正确，但却无法保命。若有朝一日，东方非选择了太子，那太子要坐上龙椅，指日可待了。」

是太子！

她猛然惊醒，赫然发现东方非就坐在眼前，随意翻着她最头痛的书本。察觉到她醒来，那双黑璨的凤眸微抬，似笑非笑道：

「阮侍郎，妳醒得倒挺快的。本官还以为你要一觉到天亮呢。瞧你，才多久没有看见你，我还当哪儿的难民出现了呢，正好，你就陪本官一块用个饭吧。」

她立即看向窗外天色。

天已尽黑，她睡了多久啊？

「几个时辰吧。」东方非笑得畅快：「阮侍郎，你就这么信任我吗？竟然能在我府里睡得这么熟。」

「我在哪儿向来都睡得很好。」她坦白说道，同时起身，向他作揖道：「下官回京，特来拜访大人，既然……已经拜访了，下官就告辞了。」

「本官是第几位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这点心眼儿我还看不透吗？冬故，你要玩官场游戏还早着呢，礼可不是像你这样送的，你年年送礼来，可从没送进我心窝里，反倒上回你送来的当地名产还颇得我欢心。对了，方才你打盹时，似是在想事情，想什么事？」他随口问道，心情显然极好。只是不知他心情好，是为谁？

她抿了抿嘴，慢慢地坐下，迟疑一会儿，才道：

「东方兄，实不相瞒，方才我在想，我入朝多年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太子一面。」

东方非闻言，暗讶地看向她，随即笑意浓浓：

「妳想看太子？」

「看不看倒无所谓……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堂堂一名太子，却从无作为？」引不起任何人注意。

东方非听她还真的将心里话说出来，身子微微倾前，剑眉一扬，邪气的嘴角轻掀：

「冬故，你该知道太子多病，要有作为也很难。」

她想了下，点头。「这倒是。」

「『有人』刻意让太子毫无作为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啊。」他再提点一番。多年下来，他发现阮冬故并非蠢才，而是她的眼神只看向前方，不曾拐弯抹角去想些她认为多余的事情。

她认为多余的事，朝官为此抢得头破血流，多讽刺。

「更或者，太子有心毫无作为，让皇上对他没有提防。你说，真相到底是哪个？」

「东方兄，你在暗示我什么吗？」

东方非哈哈大笑：「冬故，跟聪明人说话呢，我不必费太多唇舌；跟你说话呢，我也不必算计，因为你向来有话直说。」扬眉盯着她。「所以，我可以允许你的义兄算计我，但你不成，你一句谎言也不得对我说。」

反正她自认瞒不过他，索性放开了问：「东方兄，今日你接待的人是太子？」

「是。」见她错愕，他也摊开了说：「若不是太子，我早撵了出去，由得他在此扰我清闲吗？」

「他找你做什么？」一个久病的太子，找当红的首辅，会有什么好事？

「能做什么，你不是也猜到几分？」

她霍然起身，怒道：「你这是、这是……」

「搅乱朝纲，意图谋反，策动政变，违背君臣之义，谋害天子，简直大逆不道，这些罪名够不够？」

「既然你知道——」

与她的激动怒火相比，他反而悠闲自在，一点也不怕她将这些秘密泄露出去。

「冬故，在你眼里，当今圣上是什么？」他岔开话题。

「皇上就是皇上，还会是什么？」她激动地说。

「那么，他值得你卖命吗？」他笑：「你这是愚忠啊，为一个只顾自己求长生的老人尽忠，你值得吗？你入朝为官是为了什么啊？」

他毫无顾忌地说出来，像根针一样的戳进她的心头。

她自幼所受的知识，听一郎哥所说的故事，看兄长为官的态度，对皇上尽忠、为百姓谋福，这样的念头一直根深蒂固地埋在她心里，从不更改。

她一直以为，只要皇上周遭的朝官个个正直，那么皇上圣眼立刻就会开了，上天选择这样的人坐上龙椅，必有它正面的意义。

当皇上，就是该为民做事，只是，现在他老人家一时被小人蒙蔽了而已啊。

「你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」东方非不以为意地说道：「那都是骗自己的。你眼里的皇上，早已是一个没有用的老人了。」

她紧紧抿着嘴，压抑地说道：

「大人，你这是大不敬了。」

东方非无所谓地笑道：

「若真有那么一日，我站在太子那一方，冬故，你要怎么做呢？」

他不直呼她的官名，讨的是阮冬故的答复。

「我一郎哥说，跟你同边站。」

她嘴里老挂着这个凤一郎，不嫌烦吗？俊颜略嫌不悦与厌烦：「你跟你义兄就算再亲，也不是同一个人。我是在问你，不是问你义兄。」

她理应站在皇上那一方，因为东方非策动谋反确实有罪。

如果是几年前，她必定这样认为，甚至立即上报阻止，但，现在她却说不出口来。

这几年，她一直在想，真正的太平盛世在哪里？难道，在当今皇上的手里，真的走不出真正的太平吗？

有多少次，夜深人静时，她产生好浓的无力感。同流合污一直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她的眼里，没有百姓。

皇上的眼里，也早已经没有百姓了吧。

东方非见她没有回答，明白她心里有了动摇，也不多作鼓吹，只讽道：

「你当了几年的官，还真是改不了多少。」顿了下，意味深长地凝视她。「你放心，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兴致，哪天要真有人惹恼我，换个皇上于我也不是难事。哼，我倒要瞧瞧，冬故，你最后还会不会护着这个没有用的皇上？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你的路，可是，你追求的路真是正确的吗？妳好好想想吧。」

万晋结束，新主登基时，她在战场上，已经毫无感觉。

甚至，她松了口气。

「一郎哥，我知道从头到尾都是东方兄的计画，我却一点也不气，心里老在想，如果换了个皇上，这么多兄弟会不会就不用这么无故枉死了。」老皇上驾崩传到边境的那一个晚上，她一夜未眠，望着京师的方向，一郎哥默不作声地陪在她身边。

如果战事能结束，如果永无战争，那么，换一个皇上，也未尝不是好事。这样的想法，与她从小到大的信念抵触。

她到底改变了多久?

过去的阮冬故，已经再也回不来，可是，她一点儿也不后悔。

「大人，你察觉到了吧？」已经没有起伏的声音轻声响起。

「……怀宁没有死，是不？」她哑声道，而后，眼前逐渐模糊，冰凉的眼泪缓缓滑落腮面，悲伤的瞳仁映着一块征战沙场的弟兄们。「我也没有死么？」兄弟们逐渐麻木而无知觉，她却还有许多回忆与情绪。

是谁在世间留住她的?

「大人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爹的医术可是一等一的好，你要死了，岂不是砸我爹的招牌？」年轻小伙子淡声道。

「你们是我选出来最好的军兵，我理应身先士卒，不管你们到哪儿，都该有我。」

一张张本来有棱有角的脸庞，开始模糊了。是她泪眼看不清，还是他们必须在此分道扬镳了？

「大人，咱们遗憾的死，现在要毫无遗憾的走了。你醒后，请在咱们坟上洒下水酒，祝我们一路好走，但愿来世，咱们一秉初衷，能够成为像大人一样的人物。」

像她有什么好？像她有什么好？保不住这些上战场的勇士，保不住她真正想要的世界。

她不顾哭得有多难看，拱拳颤声哑道：

「阮冬故绝不会忘记各位兄弟。它日我死期一至，各位兄弟若未投胎，咱们一定能再齐聚一堂，把酒……话旧。」

见他们逐渐远去，她冲动地跨前一步。

「大人，别再往前走了，这里不该是你来的地方.....」声音愈飘愈远。

她不理，一径往前奔去，希望能送他们最后一程。

十五的圆月，在乡村里显得格外的明亮。

小木屋的门轻轻被推开，床边坐着一名白发青年。

青年回神，立即起身。「怀宁，你能起床了吗？」

怀宁应了一声，勉强撑到床边，瞪着床上毫无血色的义妹。

「她毕竟是姑娘家，还没有醒来，但我想，应该是没有事了。」凤一郎轻声说道，说服自己的成份居多。

现在的冬故，只有一口气。这口气咽下了，躺在床上的，就只是一具冰冷的尸身了。

怀宁默不作声。

凤一郎知他话少，又道：

「我打听过，程七还活着，不过……冬故带来的人，死了大半。」

「我知道。我跟她，能活下来，是奇迹了。」

「是奇迹。」他柔声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怀宁突然主动开口：

「我俩中了箭，我知道她一定不肯在蛮族面前示弱，即使死了也不会倒地。」

凤一郎抬眸注视着他。

「我自然也不能倒下。反正都陪了这么多年，要陪就陪到最后，人死了，尸身乱箭穿心也没有感觉了。」怀宁顿了下，不看凤一郎，直盯着她苍白的睡颜，继续说道：「在失去意识的当口，我又想，岂能再让乱箭毁她尸身？她力大无穷以一抵百，蛮族必定猜出她是断指将军，等战事结束，她的尸身挖也会挖出来示众。所以，我用尽最后的气力推倒她。」

凤一郎闭了闭眼，轻声道：「谢谢你，怀宁。」

怀宁向来不苟言笑的嘴角忽地扬了一下，似是苦笑：

「她简直是不动如山。」见凤一郎微讶，他坦白说道：「我连推三次，才推倒她。」到最后那一次，他几乎怀疑他不是流血而亡，而是先死在力气用尽的上头。

凤一郎闻言，眸内抹过激动的情绪，哑声说道：

「现在都没有事了。」

「你假造她死亡，她醒后必会恼火。」

「即使恼火也来不及了。」他沉声道。他一向性温，此时此刻却坚定如石。

怀宁看他一眼，忽然说道：

「谁也不想死。你没有必要跟我们走，但是，我能了解被留下的人的心情。凤一郎，冬故纯粹就是个傻瓜而已，她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」

凤一郎与他对视一阵，轻声道：

「我没怨过她。我扶你回去休息吧，冬故要醒来，我马上通知你。」

怀宁摇摇头，道：「我还能撑住，我留下。」

凤一郎也不阻止，只是平静地坐在椅上，与他一块等着床上的人儿醒来。

「我不是陪她。」怀宁又补充：「只是一时习惯不了没有血腥味的地方而已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都知道，相处这么多年，还不了解怀宁的性子吗？

怀宁像要把一生的话全说完一样，主动又说：

「我醒来后，一直在想，臭老头的命卦怎么一错再错？」

凤一郎柔声道：

「自然是人定胜天。」

「是吗？第一次，冬故晚了一天失去她的手指；第二次，本该短命的我，却延续了性命。」怀宁顿了下，低语：「臭老头从不出错，错的两次全跟她有关。」

「怀宁，你想说什么？」

「那一箭，没有冬故，也许，会是我的致命伤。我倒下时，还有残余的意识，我只记得，我在想：谁也抢不走冬故的尸身，我不让任何人欺她的尸身，她拼了这么久，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，她的尸身若被人糟蹋，老天爷就太没眼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」就是让他太不甘心，才保住了他的命。「凤一郎，你一向聪明，你认为，是冬故延续了我的性命吗？」

凤一郎沉默了会，答道：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怀宁显然也没要个答案，缓缓闭上疲累的眼眸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怀宁忽然又说：

「别让她知道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别让她知道我今晚话多。」

凤一郎微怔，立即想到怀宁可能是不愿冬故认为他多愁善感.....

「我不想让她从今以后，试着从我嘴里掏出超过一句话的回答，那太累了。」他不想太辛苦，多话的部份交给凤一郎，他负责出刀就好了。

「.....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也会保密的。」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不止息

京师的夜空，十五明月又圆又大，不必点着夜灯，就能清楚视物。

东方府邸内——

「大人。」

「嗯？」支手托腮，倚在矮榻上，任由黑亮如夜的长发垂地，东方非若有所思地瞧着那看似面前却远在天边的圆月。

「您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真正合上眼，再这样下去……」青衣很想委婉地安慰，却不知从何开口。

他家的大人，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。十多年官场生涯，纵有危机，他家大人依旧谈笑风生、玩弄权势，如今——

大人照样左右朝政，他却隐隐觉得不太对劲。

「青衣，你说，一对『情深似海』的义兄弟，有朝一日，兄长独自火焚义弟尸身，究竟是什么理由？」东方非头也不回地问道。

青衣想了想，道：

「那必是不愿其他人碰触阮……碰触那人的尸身。」

「就这样？」

这个答案不对吗？青衣再想一阵，小心翼翼答：

「也有可能……是为了保住义弟的名声。」

「哦，连你也看出来阮冬故的女儿身了吗？」

「不，阮大人相貌虽偏女相，但性子比男儿还豪爽，要察觉很难。是大人……是大人看穿后，小人才觉得不对劲。」他一直站在东方非身后，纵然无法揣摩大人的心思，他的视线也随着大人而转。

当东方非对阮东潜的眼神起了异样时，他也明白了。

东方非哼笑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静谧的夜里，主仆并未再交谈，青衣默默守在他的身后，直到远处梆子声响起，清冷的淡风又送来东方非漫不经心的询问：

「青衣，你说，那凤一郎的才智如何？」

「阮大人身边若无此人，她断然不会走到侍郎之职。」

「我与他比呢？」

青衣一怔，直觉道：「大人与他虽无正面交锋过，但我想，必是大人技高一筹。」他家大人一向不把凤一郎放在眼里，甚至对凤一郎毫无兴趣，为何突然间问起他来？

东方非沉吟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揣测凤一郎的心思必是神准了？我若说，阮冬故未死，你信是不信？」

青衣瞪着东方非优雅的背影。

「……大人，王丞亲口招认，京军抵达时，阮大人已出城门。城门一关，外头皇朝战士只有百来名……」

「阮冬故若活着，又怎么会诈死，一诈死，这一辈子她想再当官，那可难了，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吗？」

「是。」青衣轻声答道。他家的大人，对阮东潜执着太深，连她死了也不肯相信吗？

东方非垂下眸，嘴角微扬：

「是啊，本官也这么想。当初本官要她辞官，她百般不情愿，除非她看见了她心目中的太平盛世，她才愿松手。」

所以，死了的可能性居多吗？

思及此，他心里一阵恼怒。

他身居朝堂十多年，十多年来有多少人想要斗垮他，他欢迎又期待，偏偏世上来当官的，尽是一些软骨蠢才，别说斗垮他，他动动手指，就全跪伏在他脚边，让他无味得很。

当年，来了个令他十分意外的阮卧秋，他兴高采烈，等着阮卧秋创造属于他自身的势力，可惜气候未成，就被一群没长眼的盗匪给害了，那时他又恼又恨……

却不如现在这股油然而生的空虚与寂寞。

朝堂之内没有阮卧秋，他照样玩弄权势。

如今世上少了一个阮冬故，他竟然时刻惦着她，她若死，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可言?

她若死啊……

不止遗憾，不止遗憾！

赫然起身，不理青衣错愕，他走到庭院中央，任由夏日凉风拂过他光滑的玉面。

衣袂轻飘，黑发微扬，俊美的脸庞始终凝神沉思，其专注的神色是青衣从未见过，至少，从未在朝堂上见过东方非有这样专

心对付人的时候。

「只有一个最不可能的理由。」东方非忽然道。

「大人？」

「若以诈死从此消失在朝堂之上，她必然不肯，那么只有一个原因，能促使她诈死。」

青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东方非揣测凤一郎的作法，寻思道：

「

除非她重伤难以反抗，凤一郎才有机会令她诈死。」

「大人，这样的机会微乎其微。」青衣不得不提醒。他家大人智比诸葛，神机妙算，从不去设想不可能的答案来骗自己……

这一次，他家大人抓住的是最不可能的理由啊。

东方非回头，剑眉轻扬。

「青衣，一个满腔抱负还没有完成的人，你要她死，她还不肯呢。」

「如果……大人，阮大人真的死了呢？」她那样正直的人，会比谁都还早走，他家大人不会不明白的！

东方非哼笑一声，负手而立，仰头注视着远方的圆月。

直到青衣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东方非才不在意的哈哈大笑，随即脸色一正，比夜风还要冰冷的声音遽然响起：

「那就把长西街那间她爱吃的饭铺烧了当她的陪葬，让她在九泉之下，看看她违背承诺所带来的下场吧。」

阮冬故，我等你到京军班师回朝日，我要真确定了你的死讯，我必将你的骨灰洒在京师，让你亲眼瞧瞧，什么叫真正的搅乱朝纲，死也不瞑目！

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，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丶为……怀宁，接下来是什么？」

「不想说。」

她搔搔头，想了老半天就是想不出来。

「既然背不出来，就不要背了。」

她闻言微讶，回头看见凤一郎自门外走来。「一郎哥，我可以不再背了吗？」

「冬故，当年我督促你读书，是为了让你明白道理，为你的官位铺路……」凤一郎平静地微笑：「如今，你心中已有属于自己的道理，何必再背？书是死的，你却能将属于你自己的那本书牢牢放在心里，这比许多读圣贤书的官员还要厉害。」

这算赞美吧？还是嫌她太迂腐？她摸摸鼻子，想到自己前几天执意披上战袍，冒充程将军。

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啊，她若不冒充，阵前失将，军心必散，当日一郎哥跟怀宁不但没有左右她的决定，还助她一臂之力，一郎哥献策先动摇蛮族军心，怀宁则代她握巨弓扶助她没有尾指的左手。

她非常明白，一郎哥为她担心，但如果她不做，谁来做？人人都将危险的事交给其他人，世上哪来的万世太平？

她暗自扮了个鬼脸，迎上前笑道：

「一郎哥，反正我再怎么背书，也绝不如你动个脑子。哎，若是背书就能有凤一郎的才智，那我时刻背也不嫌累。」

「你现在已经很好了，若你才智过人，我绝不同意你当官。」停顿一会儿，凤一郎神色渐凝，直视着她，说道：「冬故，我要你答允我，你对自我产生犹豫时，请回头想想我跟怀

宁、想你在应康城的家，甚至，想你与东方非的承诺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没有错。」

……

原来，一郎哥早已经料到有今天了吗?

她停步，目送着愈来愈远的兄弟们。

一郎哥常说，他不适合当官，因为他性温，纵有百般才智，一旦由他背负上千上万性命，他会犹豫不决，不敢出策。

所以，大多时候，都是她与一郎哥商讨，由她当机立断，决定人才的安排，亲口发号军令。

她才智确实不如一郎哥，但她很清楚自己的目标，坐其位就该尽她的职责，每一条性命都是她与一郎哥在反复推演下保全下来，即使不幸牺牲，各自军兵也很明白这样的牺牲是为了什么。

战场死伤，理所当然，但她理直气壮，可以大声地宣告，在她手下，绝没有无故牺牲的性命，直到王丞来……

她轻轻握紧止不住颤意的拳头。

现在的她，有点怕了，终于体会一郎哥不敢背负他人性命的心情了。

她停在原处，恍惚地看着那终于消失的战士魂魄。她欠了多少啊，倘若她再懂手腕，再能折腰，再能同流合污，再懂圆融，也许，今天不会牺牲这么多条人命，她的腰，可以再弯；她的双手，可以再脏，可是她没有做到。

她，真的没有错吗，一郎哥?

紧紧咬着牙关。如果她现在一块走，她以命偿命，无愧天地……可是……

她微仰头，深吸口气，再张开时，坚定的信念毫不隐藏流窜在瞳眸间。

在她眼前的，自始至终，只有一条道路。

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错，但若然有一日她还有机会去左右这么多人命，她绝不会再让那些人命毁在毫无意义的争权上。

所以，她必须回去了。

她用力抹去满面的泪痕，深吸口气，看着那黑暗的尽处——

「诸位兄弟，好走了。小妹阮冬故，在此送你们一程。」朗朗清声，响透天地，长揖到底，将他们一一刻在心版上，这一辈子绝不遗忘。

先是听见门轻轻的关了起来。

再来，是山野乡间的气息。

这样的气味，令她想起小时候在山上学武的时候。

那时，她还不清楚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，但她说一是一，一点也不圆滑的个性让师父很头痛。

她试了几次，才勉强张开眼，放眼所及尽是陌生的摆设。

岂止陌生，简直恍若隔世。

昏迷时的记忆有些迷糊，只记得黄泉之下的路，她曾与自家战士并走一段。

她的内疚，已经令她连昏迷也不忘梦见那些枉死的兄弟吗?

阮冬故挣扎地坐起来，胸口剧痛，但她不理，执意撑起她虚弱无力的身子。

干净的长发滑落床缘，她看见双手枯瘦泛黄，好像好久没有吃过一碗饭一样。她到底昏死了多久?

「还没醒来吗? 」怀宁的声音就在门外。

她惊喜抬头，但一动到胸口她就痛得要命。没有关系，怀宁没死，那么她再痛也无所谓了。

「还没醒来……如果再没有醒来，我决定冒险带她回应康。」凤一郎轻声道：「至少，让阮爷见她最后一面。」

凤一郎语气里的不舍不甘显而易见。她手心发汗，想起那日她留下一郎哥……她以为留下一郎哥才是正确的决定，但她……是不是又做错了？

她一直走在她的道路上，很少回头看，所以不曾看见她身后有多少人在担心。

一郎哥、凤春、大哥，甚至在京师的东方非……

现在，她才想到他们，是不是太无情了？

门又再度被推开，凤一郎完全没有预料会看见她奇迹转醒，一时之间傻眼。

他身后的怀宁，侧身一看，顿时错愕。

明明这些日子她在生死间徘徊，明明她身子一日比一日虚弱，但她总是看起来精神十足，即使是此刻——

她扬起虚弱但爽朗的笑容，清楚地说道：

「一郎哥、怀宁，我回来了。」

「冬故……」凤一郎哑声，一时间激动难以接话。

「一郎哥，战事如何？为何我在这种地方？王丞呢？可有新的军令？」即使对一郎哥有内疚，但她还是忍不住暂抛脑后，急声问着她最在乎的事情。

马车一停，一名肤色偏黑但相貌颇俊的男子俐落跃下。

接着，一名年轻蒙面的姑娘也要跳下马车，怀宁立即反身缠住她的手腕，瞪着她说道：

「阮小姐，你是个姑娘。」他强调「姑娘」。

阮冬故闻言，暗叹一声，任着他软趴趴地扶到地面。

「你伤未愈。」怀宁再道。

是是，她伤未愈，他却已生龙活虎，反正男女之别嘛，她习惯了习惯了。

奔腾浪声如雷，拉去了她的注意力，让她顿觉时光倒流。她不由自主走向江岸，轻声喃道：

「这江声……真熟悉。」

回京的途中，由怀宁陪同先到晋江。晋江工程即将完工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受水患之苦了。

现在，她安心了。

不远处有人在聚集。是朝中官员在那里焚香祝祷啊……她本想上前凑个热闹，忽然间，一名官员往这儿看来。

「孙子孝？」她吃了一惊。糟，被认出来了！

「怀宁兄！」孙子孝叫道，撩着袍角往这快步走来。

「他是谁？」怀宁问。

「孙子孝啊，怀宁，你忘了吗？他本是国子监派去户部的监生，如今他已是户部官员了。」她很与有荣焉地说道。

「我没忘。」只是在晋江那段日子，他与孙子孝没有说过几句话，用不着这么热情。

「怀宁兄，好久不见。」孙子孝来到面前，略嫌激动。「你、你跟一郎兄还、还活着吗？」完全无视阮冬故的存在。

「嗯。」

「那么……阮大人他当真……」

「死了。」怀宁毫不心软地说。

孙子孝眼眶微红，低声问：

「怀宁兄，请告诉我，阮大人葬于何处，不管多远，我一定去上香。」朝中只传来阮东潜的死亡，却没有说明葬于何处。既然凤一郎与怀宁还活着，绝不会容许阮东潜与无名尸共葬。

「……我忘记了。」

阮冬故挤眉弄眼，瞪着怀宁看。

怀宁勉为其难地改口：「凤一郎将骨灰带在身边。」

孙子孝一怔。「带在身边？那怎么行？应该让阮大人入土为安啊！是要埋在祖籍常县，还是要选一块风水良佳之地？我来帮忙吧，至少要风风光光地下葬啊。」

对于不想答或懒得答的问题，怀宁一向是闭上嘴，当作没有听见。

「孙大人，等凤一郎带她看完如今的太平盛世，自然会葬于边关，与她的兄弟共眠该处。」阮冬故微笑道，这也正是她的心愿。

孙子孝惊异地看向她。「姑娘你……」声音好耳熟，耳熟到简直是……

「是阮大人的妹子吗？」有人惊喜地上前。

哎啊，是书生。阮冬故同样惊喜，瞧见他一身官服，正要上前恭喜，怀宁暗自扯了下她的衣袖，她立刻沮丧地停步。

「……嗯，是妹子。」她不情愿地答道。

那书生锁住她的双眼，轻声道：

「果然跟阮大人说的一样，你跟他生得一模一样……」

「这样你也能看得出来？」太神了点吧？

「阮小姐你有所不知，在下画了阮大人的肖像长达半年，他的容貌我绝不会忘记，你简直跟他一模一样……」那双有神的眼眸岂止神似，根本是出自同一人了。

这世上，大概也只有阮姓自家人才能有这样程度的雷同。书生迟疑一会儿，道：「阮大人曾说过，他有一对双生妹子，一个许给一郎兄，一个则是怀宁兄，想必阮小姐你是怀宁兄的……」边说边看向怀宁，却见怀宁东张西望，完全当她隐形。甚至很恶劣地退了三步远，保持距离。

阮冬故微眯眼，瞪着怀宁。没人当真的好不好？有必要闪成这样吗？她直觉要拱拳恭喜书生，后来自觉动作太过粗鲁，只好

勉强撤下。

她在边关多年，曾收到他捎来的喜讯。书生应试科举，虽无一甲之名，但好歹如他所愿，是个官了。

「但愿大人从此为民谋福。」她真心道。

「在下以阮大人为表率，入朝为官后，所言所行，绝不辱没阮东潜三个字。」

她闻言，内心感激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她不知道未来书生会不会变，至少此时此刻，他有为民之心，那就够了。

「阮小姐，你能否拉下面纱，只要一会儿……」

怀宁拢眉，冷声道：「不可能。」

书生尴尬地连忙摆手，道：

「

在下并无任何冒犯之意，只是、只是当日阮大人离开晋江，在下来不及向他道别，如今他……在下只是想看阮大人……」说着说着，语音渐微，怀念之情毕露。

阮冬故暗叹，打起精神笑道：

「何必呢？人都走了，惦记着他，他反而觉得愧对各位。对了，你们在焚香祝祷什么？」今儿个是好日子吗？她记得这里工人多迷信，所以当年她听一郎哥的建议，入境随俗，上工前必焚香求平安，如今已要完工，是该再随俗一下。

「咱们在遥祭阮大人的亡魂。晋江工程他有一份，如今完工之日可期，他在天之灵，一定笑说：从此再无百姓为此江而苦，从今以后涛涛江声，不再是催魂无常。」孙子孝说道，注视着她。

阮冬故闻言，闭上了她璨亮的眼眸，聆听那温柔的江声，片刻后，轻声道：「是啊，从此这江声，再无人惧怕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」

因为要做做样子，所以怀宁被迫去「遥祭」一下那个死在边关的阮东潜。

她实在撑不了那么久，所以先上马车休息。

男跟女的差别啊……真是天差地远。明明中三箭的是怀宁，但如今他早生龙活虎，她却还得仰仗怀宁的扶持。

她微合上眼，试着控制遽袭的疲累。

穿着官服的男子走到微开的门侧，盯着她被面纱轻罩的脸孔。

那样的眼神，只有一个人会有。

那样爽朗的笑声，只有一个人会有。

但，明明性别不同啊……

视线移向她一身的女装。时近冬日，白狐皮毛镶边的披风里，并非一般大家闺秀的打扮，而是更简单、更方便行动的衣着，若阮东潜是女，一定也就是这样的装扮吧。

明明阮侍郎是个货真价实的男儿身啊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他暗骂自己愚蠢又傻气，正要离开马车，突地瞧见这名阮姑娘的左手。

她双手交迭，微露在披风之外，左手并无尾指！

他难以置信，瞪着半晌，才深吸口气，轻喊：

「阮大人！」

阮冬故闻言并未震动，轻轻掀了眼皮，瞧见孙子孝站在车门外头。彼此对望许久，她才轻笑：

「孙大人，阮东潜是男是女你搞不清楚吗？还是，我跟他真这么像？」

孙子孝张口欲言，一时之间不知该不该直截了当指出她就是阮侍郎的事实。

「孙大人？」

孙子孝回神，哑声道：

「阮小姐，是我错认。你……你……要做的事，都做完了吗？」依他的认识，阮侍郎不是一个会诈死的人，她理应有许多事没有完成，为什么会恢复女儿身？真是女儿身？还是，同样都是缺了尾指的人？

「还没有。」她很坦率地说。

他一怔，又问：

「那妳、妳……」

「我还没有想到我的未来。」她知道他在问什么，笑道：「孙大人，晋江工程的功劳在谁？」

「自然是你……我是说，阮大人理应得此功劳。」

「不，不只有阮东潜。曾经在这里整治工程的人，上至官员，下至一介小工民，都该有功。孙大人，我以往总认为官位愈高，愈能为百姓做许多事，但我毕竟是名女子……」顿了下，她

柔声笑道：「朝中为官者如孙大人，必有你该做能做的事，平民百姓里有我，其中也一定有我能做该做的事，何不让你我，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，共为世间百姓尽一份心力呢？」

孙子孝闻言，喉口一阵激动，明白她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即使卸去官位，她也未曾改变她的志向。

最后一点疑惑，也烟消云散了。

阮东潜正是眼前货真价实的年轻姑娘家。

这样的人，生为女儿身太可惜，可是，他又觉得，性别对阮东潜来说，根本没有意义。

老天只是闭着眼，随意为她选了一个性别，阮东潜依旧是阮东潜，不曾改变过。

男人女人都好，活下来最重要，世间还有阮东潜，才令他松口气，令他觉得他的未来绝不会在朝中随波逐流。

阮冬故见他脸色变化好厉害，正要开口，忽见他长揖到地。她楞了下，讶道：

「孙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」

「当年若无阮侍郎，绝无今日的孙子孝。阮家小姐，既然阮侍郎已死，从此以后，孙子孝便是第二个阮东潜，绝不教他在……在九泉之下失望。」语毕，依依不舍看她一眼。

在这样女儿装扮的身上，他看的却是那个无法重返朝堂的阮东潜，当年没有遇见阮侍郎，他定然成为朝廷染缸里的一员……即使百般惋惜，他也很清楚他不该再留下，以免其他官员心生疑窦。

思及此，他再一作揖，道：

「告辞了，阮……小姐。」

迈向晋江岸边的同僚们，与怀宁错身而过的同时，忽闻身后一声清朗的叫声：

「孙大人！」

孙子孝直觉回头，瞧见阮冬故下了马车，两人之间有段距离，她缓缓向他摆一长揖，其姿势潇洒豪爽又动人，一如当年的阮东潜。

「有劳孙大人了。」她慎重而信赖地说道。

孙子孝见状，喉口轻颤，轻揖回礼，承受了她的信赖与托付。晋江岸边，以浪涛为证，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流，从此，阮东潜依旧在朝堂之中，绝不辱没他那正直的官性。

「你把什么东西交给他了？」孙子孝离去后，怀宁开口问道。

「唔，没有啊……」最多，是接棒而已。

「凤一郎知情，你就完了。」

「这个嘛，」她也很烦恼：「到时，怀宁，你帮点忙吧。」

「帮隐瞒？」他不以为能瞒过凤一郎。

她愣了下，笑道：「不，我没想过要瞒一郎哥。到时你替我说说情，是孙子孝自个儿认出我的，不干我的事啊，我就说，我扮男扮女还不是一个样儿么？」

「……」当作没有听见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
阮冬故深吸口气，遥望远处江水，过了会儿，才叹息低语：

「怀宁，其实我一开始很错愕，却无法生一郎哥的气。他安排我诈死，是为了要我活下来，我很明白。从边关来此的途中，我一直在想——」她微仰头，看向没有血腥味的蓝天，笑道：「我一直在想，没有官位的我，还能做什么？直到刚才，我才豁然开朗。没了阮东潜，我在民间照样可以有事做，现在的皇帝，虽然还看不出长远的作为，但是，我想，朝中有孙子孝他们，太平之世必能长久。我呢，就当个小老百姓，尽我所能做的事。」

「凤一郎早就知道了。」

「耶，一郎哥早就预料我会这么想吗？」她又恼又笑：「枉我想这么久。」聪明人就是不一样，老天真是少生了智慧给她。

「我也猜到了。」他简洁地说。

阮冬故怔了怔，看向他毫无表情的脸庞。「你也猜到了？」她是不是太笨了点？

「将来你老死之后，会葬在边关弟兄的坟旁。」

她闻言，与他对望良久，才柔声笑道：「怀宁，你也变聪明了。」

不是聪明，而是相处太久，她的心思行为早已摸透，当然，他不会说出口，就让她当他很聪明好了。

凤一郎早就选了一处风水颇好的坟地。将来三人寿终正寝时，就共葬在边关那一块坟地上。

因为知她心意，所以地处交界之处，面向皇朝，她才能永远守着这个他们始终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的家园。

他一把扶她上马车。她问道：「怀宁，咱们直接回京了吗？」

「嗯，凤一郎回京时，先经应康，给阮爷捎讯保平安。」

「这个……为什么要瞒着东方非？」她的承诺虽然中途抛弃过，但如今她还活着，就必须履行。

「因为凤一郎不想买他的坟地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怀宁不再答话。当马车离开晋江时，她也不曾回过头。这个地方，已经不再需要她了，为此她高兴都来不及呢。注意到怀宁沉默地坐在对面，她想到一事，试探问道：

「怀宁，将来你要做什么？」

「开豆腐店。」

她一怔，脱口：「豆腐店？我很讨厌吃豆腐啊！」软软稀稀的，一点也没法吃饱，她唯一挑食的就是豆腐啊。

「我知道。」就是知道才决定的。他的店铺不想有人吃垮它。

「一郎哥也知道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是合伙人？」嗯，她好像没有什么积蓄耶。

「绝对不是。」

「……」算了。唇畔不由自主扬起笑来。怀宁会说出他的未来，那表示他不再当自己是个没有未来的短命鬼。

开豆腐店啊……

她开朗笑道：

「怀宁，将来无论如何变化，一郎哥、你，还有我，管谁娶了亲，兄妹情谊永远不会断。咱们三人谁也不能缺席。」

怀宁一脸无所谓，嘴角却隐约地微扬。

「所以，改开饭铺好不好？」她期待地问。

「免谈。」他立刻板脸以对。

「……」

金碧皇朝史册上，户部侍郎阮东潜，于边关一役有功，论功行赏，殁于圣康元年，史册之上不过三行，远远不及历经二朝、遗臭万年的首辅东方非。

至此之后，阮东潜三字再无出现在朝堂之中。

至此之后，就是阮冬故的时代了。

京师——

皓皓白雪漫天飞舞，细白的骨灰在天空飞扬，东方非理也不理，转身回宫。在正阳门外的青衣察觉了他家大人的异样。

阮侍郎的义兄明明是带着阮侍郎的骨灰回来的，为什么……他家大人竟是露出难掩的惊喜来?

当东方非回府后，青衣不敢主动询问，直到东方非走进寝房，头也不回地吩咐——

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本官不接待外客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若是有远方来客，不必通过门房，直接请她进来。其余仆役先遣至它处，不得入府。」

「是。」青衣面不改色地再等吩咐。他家大人一向说话算话，他虽不知远方来客会是谁，但长西街的饭铺……只怕是要陪葬了。

「下去吧，本官累了，要休息了。」

青衣猛地抬头。

东方非转身瞧他一脸错愕，不由得哼声笑道：

「青衣，你认为本官该怎么地？」

他以为他家大人会一如往日，夜不眠，凝思翻覆算计凤一郎的作为，为阮侍郎的存活设想更多的可能性。今天都有骨灰了，他家大人应该……一夜难眠，迁怒他人才对。

东方非看穿他的想法，扬眉又道：

「你以为哪儿来的远方来客？」

「是……是阮大人？」

东方非不给肯定的答复，直接褪去外袍，忽然发现指腹还有残留的粉末，轻轻舔了舔，似笑非笑：「阮冬故的骨灰，绝对不

会是这种味道。你家的义兄是聪明，可惜败在他对你的感情上。」要骗他？再练练吧。

「大人，阮侍郎当真没有死？」青衣震惊问道。

「本官料事如神，从未算错一步。你下去吧。」不安定的因素已经消灭，他说得万分肯定。

青衣安静地退出去，同时关上房门。

东方非心情极佳，简直前所未有。他随意坐在床缘，想着那一头小猛狮还活在世间……

「哼，好人不长命，冬故，你就是不一样，哪怕有人拖你下地府，你照样有本事爬出来，不枉我一直在等着你。」他面带得意的笑。

王丞死前，将当时情况说得翔实，无一处遗漏，他自然明白当日的惊险万分，但她竟然能存活下来，竟然留下这条小命来！

他愈想愈心喜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一扫半年来的不安与烦躁。

「阮冬故啊阮冬故，本官就在这里等你！你是一个重承诺的人，纵然诈死可以让你远走他乡，但你绝对会回来找我……哼，现在你是重承诺才回来，将来本官可就要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」五指微缩，仿佛早已胜券在握。

心情太好，心神全然放松，他虽感微累，却不掩期待之情。在朝里，他呼风唤雨，无人可挡，高处之位虽然拥有无止境的荣华富贵，但荣华富贵让他毫无意外的惊喜与期待。唯有那个阮冬故，令他又思又念又难忘。

让他心痒难耐，让他欣喜若狂。

她让他，不寂寞啊！

现在的他，简直是——

思之狂，思之狂啊！

「青衣。」

「我在。」门外轻轻响起守护的声音。

「明儿个不必叫我。」他要好好的休生养息一番，再来跟阮冬故斗上一斗。

「是。大人半年来，未曾有过好觉，确实应该……」

「由得你多话么？」

「是。」连青衣，都不由自主抹上松了口气的浅笑。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怀宁

有饭吃最重要，管臭老头说他什么骨格奇佳，一生重情重义，只要给他饭吃，偷拐抢骗他都干。

他的死期，终于到了。

长箭贯穿她的胸口，直接穿透他的身躯，不痛不痒，他使出全力稳住马步，挺住她不肯倒的身子。

「谢了，怀宁，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。」无力沙哑的声音出自身前的师姐兼义妹。

而后，她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。

紧跟着，他跌进无声的世界，千军万马瞬间消失在他的眼前，取而代之的是尽黑的天地。

他的知觉全数丧失，但他不在意，现在他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完成她最后的一个心愿。

不让她倒下！死也不倒下，绝不向蛮军示弱！这就是阮冬故！

这样的死期，他承受得理所当然，不怨不悔，心甘情愿，于是，他安详地合上眼，静待死亡降临。

将死之前，生平的一切在他眼前一一闪过，他嘴角隐约带笑。

当他第一次跟着臭老头上山，发现师姐比他还小时……

当他第一次看见白发蓝眼的凤一郎时，努力掩饰惊惧……

当他的名字被她连叫了三年……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因此落地生根了。

他，怀宁，不枉此生。

纵有怀念，他也必须去追上冬故，省得她在黄泉路上等着他，不肯独自先行。

她就是这样，该休息时不去休息，累得他跟凤一郎总在后头追着她。

他曾听臭老头说过，人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固定的，不会多也不会少，做满了就是该离世的时候了。

那时，他总有疑虑，他这个义妹兼师姐自十六岁开始，做得比谁都要多，当她做满老天注定的一切时，万一她还年轻，那不是英年早逝吗?

但，她要做他绝不阻拦，反正他命卦中早死，等死后凤一郎将他的骨灰带在身边，由他来挡住牛头马面，直到她做完她要做的一切。

可是现在，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她走过黄泉路，亲眼确定阎王老爷赐给她下一世的好命。

老天爷给了她重责大任却不给她活路，他不再信神，天地之间，他只信自己。

现在——

他要走了。

承她之情，顶天立地的走。

「城绝不能破。」凤一郎语重心长地说。

他没有吭声。

凤一郎与他眺望夜色，轻声说出他的忧心：

一城一破，蛮军第一个要的，就是断指程将军的人头。当日破主旗，几次奇袭皆毁蛮族大将，他们对她恨之入骨，城破之后，就算她人已死，尸身也不会留全，倘若让人知道她是女儿身，那尸身下场必是奇惨。」

两人沉默半晌，他终于开口：

「她知道吗？」

「她一直知道。」

黑暗中，意识无法控制地凝聚起来。

如浪的不甘，开始打上他的意识。

他十二岁时，臭老头曾告诉他，若他将来与她同一条路，迟早会死在她手上。

他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，可是……

他竟然开始不甘心了！

老天爷赐给她凤一郎，赐给她一个叫怀宁的义兄，赐给她重责大任，为什么不保她个全尸？

为什么要赐给她这样一个结局？

他咬牙切齿，好不甘心！

城一破，她的尸身必遭践踏，既然老天爷不肯留她全尸，他来！由他来！

他宁愿不完成她最后不示弱的心愿，也要保住她的身躯！

他拚着最后一口气不散，用尽残余的力量推向娇小尸身。

有他在，她绝不会支离破碎的走！

有他在，她会四肢俱全，与他并肩走在黄泉路上！

他试了一次又一次，耗尽全身力气，面前的尸身竟直挺如山，半分动弹也不肯！

都最后了，她还不愿倒下！她图的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京师那个龙椅上的老人看见了没有？

你做不到的她都做到了！为什么她还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！

他咬牙切齿，愤恨不已，终于在最后一次成功地推倒了她。

两具身躯无比狼狈地跌在地上，他早无知觉，城破了没他不清楚，他只凭着本能，用光他的力气将她纳进怀里。

城破了，不管凤一郎有没有活下去，都会有个遗憾。没有关系，凤一郎的遗憾他来弥补，他不会让任何人碰到她的尸体。

要毁她的尸身，就得连他一块。

身为她的义兄，这就是他理所当然该做的事！

他多了一个师姐，一个比他还小的师姐。

好可笑，明明个头小、年纪小，他偏得喊她一声师姐。这个师姐骨胳没他好，入门一年多还在扎马步，学习控制力道，实在令他暗自捧腹大笑。

这一年，据说她刚满五岁，他得带她回家。

她是千金小姐，每半年回家一趟，以前有她家人来接她，但今年起，竟然要他这个大不了她几岁的师弟陪她一块回家。

两个小孩耶！

穷人家的小孩四处走，死了也没人管，但她是千金小姐，她家人也太大胆了吧？还是，她是被虐待的可怜千金，家人借机谋杀她啊？

「怀宁！」

他停步，回头等着小个头追上他。

在上山学武前，他是个混过世面的小乞丐，这种领路工作太简单了。

反正臭老头肯养他，他也不用假心假意油嘴滑舌，只要专心练武就可以吃饱，这点送人的工作不难，真的。

小个头停在他的面前，抱着小拳头，道：

「怀宁，你走得太快，师姐跟不上。」童音太浓，咬字略有不清。

他看她一眼，有点不耐烦，道：

「都午后了，你不想吃饭吗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用力点头。「想吃。是师姐不对，请怀宁帮忙。」师父有叮咛，吃住一律靠怀宁，她太小了，人家不会买她帐。

虽然她不太清楚为何有人不愿买她帐，也不明白怀宁只大她两岁，为何就有能力负责她的吃住，但她想，师父的话不会有错。

怀宁拉着她走向饭馆前头的阶梯，道：

「你坐在这里等，我去买馒头。」

她看看对街的大酒楼，再看看他，点头。

「怀宁，我等你，吃馒头。」

他头也不回地走到摊子买馒头。他知道刚才她在看什么，她是千金小姐，平常待在府里，一定吃着山珍海味，出了门当然是酒楼茶馆，但两个小孩出门，岂能上那种地方教人觊觎？不如扮作穷小孩，还能平安回家。

「两个馒头。」他简洁说道。

那老板看他一身破旧，又是小孩，也不避讳地问道：

「有钱么？」

他不吭一声，将准备好的餐钱摊在手心里。

「两个馒头吧？马上好马上好！」摊老板笑嘻嘻的。

他没有臭骂这老板狗眼看人低，反正这世间就是这样，哪个人不是看表面？

一年多前，他还是个小乞丐，别说买馒头了，连捡个脏掉的馒头都有人追着打，现在他只不过有几文钱，就会有人对他眉开眼笑。

在等待的过程里，他瞄一眼饭铺前的小师姐。她非常规矩地坐在阶梯上，认真地观察四周。

小小的城镇里，人来人往，其中有个爹亲牵着儿子，儿子拉着妹妹迎面走过，他的视线不由自主被牵制住。

那个小小女孩干干净净，虽然不如他的小师姐可爱，但看起来乖巧害臊……他一直有个不敢说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也能有这种妹妹可以疼可以爱，可惜，他一出生就不知爹娘，更别谈兄弟姐妹了。

他有点出神地望着那家人，摊老板叫着：

「好了，两个馒头！」

他又瞄了眼他那个小师姐，说道：

「再多加一个肉包。」

他抱着热腾腾的馒头包子，才走近饭铺，就看见饭铺老板出来骂人。

他眉头一皱，脚步未停，这时，他那个小师姐站起来了。

「冬故不知坐在此处，会打坏大叔生意，请大叔原谅。」她抱拳，然后退到不远处的大树等他。

真是不讨喜……他内心有点失望。一般的妹子，此刻早已跟他哭着求救，哪像她……

他越过目瞪口呆的饭铺老板，来到大树下，将一个大馒头递给她。

两人并坐在树下，她显然饿坏了，一张小嘴拚命咬着这个馒头。在他眼里，就像是一只小小小鸟努力叨着过大的食物。

他又偷瞄着身侧的她。她的个头小小，进入城镇前，他让她换上破旧的衣物，像个小乞丐一样。

她看起来真的好小……如果力气别这么大，害羞一点，他就能幻想他多一个妹妹了。

一个大馒头消失在她的小嘴巴里，她抹了抹嘴，意犹未尽的。

「还饿？」他问。

她想了下，点点头。「师姐肚子还不饱。」

「出门在外，别师姐师姐的叫，惹人注意。」他塞给她一个肉包。

小眼睛一亮，立即接过这个香喷喷的包子。「凤春给我吃过。」

「就吃这么一次。臭老头给的钱只够买馒头。」

她抬头看向他。「怀宁没有吗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她闻言，小心翼翼地剥成两半，一半递给他。

「怀宁，咱们一人一半，走到晚上才不饿。」

他沉默着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接过半个包子。

「怀宁，咱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家？」她问。

「半个月吧。」他一直偷瞄身侧的小师姐，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，说道：「出门在外，我们最好以兄妹相称，你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叫你妹妹。」

包子咬到一半，她张大眼睛，看着他。

黑色的皮肤有点窘，他撇开脸，闷不吭声地吃着肉包。

「怀宁，我兄长只有一个，他叫阮卧秋，我叫阮冬故，你不姓阮，我叫你哥哥，名不正言不顺。」童音软软，咬字依旧不清。

他闻言，有点受伤，遂不再多说什么。反正、反正她也不是他心目中的妹子，这辈子，他想，除非找到他亲生爹娘，不然他

是不可能会有兄弟姐妹的。

半个月后

他终于不辱使命，将她平安带到永昌城。

两人风尘仆仆，浑身发臭，路人以为他俩是小乞丐，纷纷走避。

他暗自冷笑，牵着她的小手进城。

一进城，就见一名美貌的女孩惊喜地上前，叫道：

「小姐，你总算平安抵达了！」

「凤春！凤春！」阮冬故开心地摊开小手臂。

凤春完全不嫌她一身臭臭，将她抱进怀里。她眼眶微红，松口气道：

「小姐，这半个月来我食不下咽，就怕你走私了、被人骗了。」

「冬故很好，冬故没有走失。冬故不认得家里的路，全仗怀宁帮忙。」阮冬故忙着跳下地，热中地介绍怀宁。

凤春感激地看着他，微笑：

「你就是小姐的小师弟吗？多亏你了。」

他懒得跟人做表面功夫，没有回答。

阮冬故笑眯眯地说：

「怀宁，这是我的凤春，就是那个给冬故吃过肉包的凤春。她是我一辈子的凤春。」

「小姐爱吃肉包，凤春马上差人去第一包子铺买。」凤春看他俩一身破旧，想来这一路上她的小姐吃了不少苦，她怜惜道：「不管小姐爱吃什么，凤春都能变出来，来，凤春抱你回府，好不？」

「我用走的，用走的就好了。」在怀宁面前，一定要有师姐的样子。她对怀宁道：「怀宁，一块吃，凤春的菜，都好吃。」

「小姐，你不是爱叫兄台，怎么这回不叫怀宁兄了？」凤春笑道。

「怀宁是师弟，不能称兄。」她认真道：「凤春，怀宁在家里的这段日子，你也叫他怀宁，师父说，怀宁的名字是新取的，要喊三年他才能落地生根，变成真的怀宁，你别喊其它的。」

怀宁瞄阮冬故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凤春微笑：「好啊。」

「怀宁。」阮冬故对他伸出小手，说：「凤春要带我们回家了。」

怀宁不发一语，牵起她的小手。他知道她力气大，从不主动去拉人，一路上都是他牵着她回来的。

凤春看着这两个小孩相处的模式，知道她这个小姐很看重这新来的师弟，遂对着怀宁伸手：

「既然怀宁是小姐的师弟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块回家吧。」

怀宁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迟疑的动作显露他的心情。当他主动让凤春牵住脏脏的小手时，冬故摇头晃脑，忽然道：

「凤春，冬故在路上曾看过一家子，爹带儿子，儿子带妹妹走在路上，那现在算不算是凤春娘带小孩出门？」

凤春好气又好笑地白她一记眼。

「小姐，妳的娘是夫人，不是我。」

「哦，原来娘亲只能有一个，冬故明白了。那大哥呢？大哥能有几个？」

「你的大哥只有少爷，没别的人了。」

「哦……冬故也明白了。」她看看怀宁，再看看两人牵着的小手，没有再多问什么。

自始至终，怀宁真的觉得很可笑。

左侧是他小个头的师姐，右边是她的凤春，三人走在一块，简直是可笑的母子三人……

他又偷瞄那个满面脏脏的小师姐。他心目中的妹妹，绝对不像她，他想要更柔弱点、怕吃苦，不要力气大、只能仰仗她兄长保护的小妹……

阮冬故一点也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妹妹形象。

本来在安宁的黑暗里，等着牛头马面来召人，但红艳艳的大火突然袭卷他的全身，蓦地，阳世间所有吵杂的声音窜进他的世界里。

火烧似的疼痛，让他的魂魄如重物落地，他猛然一震，立时张开双眼。

眼前不是黄泉路，也不是森罗殿，更没有牛头马面——

「火化了吗……」低微的人声，在附近交谈着。

「下午已经火化了。京军将领看阮侍郎是内阁首辅的人，特准凤一郎独自火化他的尸身……」哽咽泣声在寂静的夜显得格外凄凉。

「凤公子不该拒绝我们去送他的……阮侍郎就这样走了，他一定能一路好走，燕门关的百姓得救，他的义兄怀宁也活下来了，这全是他在九泉下的保佑……」

怀宁目眦尽裂，狂乱地挣扎，但全身无力，只能恨恨地瞪着他们。

他的挣扎引起军医的注意，连忙奔过来，大喜过望道：

「怀宁爷儿，你醒了真是太好了……」见怀宁用杀人似的眼神瞪着他，他有点犹豫：「您是想问阮侍郎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

怀宁双瞳眯缩，咬牙切齿，不肯调离视线！

门外有人低喊：

「军医，凤公子来探怀宁爷了。」

一头白发先入怀宁的眼瞳，接着，是凤一郎委靡不振的模样，仿佛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一场。

「凤公子，怀宁爷儿醒了！」

凤一郎闻言，略带惊喜地上前，一见怀宁果然醒了，终于松口气。

「怀宁，你活下来了！」激动中依旧忧心忡忡。

怀宁锁住他的蓝眸。

「凤公子，怀宁爷在问阮侍郎的下落呢！」军医轻声暗示，病人重伤在身，不宜损及心神。

凤一郎点头，与怀宁的视线交缠，直截了当地问：

「怀宁，你要我说实话或谎话？」

怀宁动了动嘴，喉口发不出声音来。

「那就是要实话了？」凤一郎深深地注视着他，柔声道：「你做得很好，我们的梦，还没有碎。」

他连眼皮也不眨地；直勾勾地瞪着凤一郎，而凤一郎则坦然地接受他严厉的审视。

许久后，怀宁终于放松地合上眼，任由黑暗再度包围他。

在意识似散非散间，他听见军医低声跟凤一郎说：

「凤公子，你做得很好，骗阮侍郎未死。」

「是啊，我骗了他，等他下次转醒，我实在不该如何面对他。」

「阮侍郎的骨灰……」

「多谢军医关心，等怀宁康复后，我们会回京择地下葬。」

接着，他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当他再度清醒时，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。

有个人坐在床边，他知道。

这个人似在沉思，没有发现他早已转醒。

「凤一郎。」他开了口，声音粗哑难辨。

凤一郎回神，压低声音道；

「怀宁，你又躺了半个月了。」

他没有说话，注视着比半个月前更憔悴的义兄。

凤一郎定定看着他，轻声道：

「前前后后，你躺了不少日子，今晚我本来留到三更就走，你能醒来真是太好了。」

轻浅的呼吸不同调，怀宁立即明白四周还有其他人。

凤一郎像早已习惯他的沉默寡言，特地解释：

「我也不瞒你，之前为了不损及你的心神，骗你东潜未死，其实……我这些时日就在忙他火化的事，他死得其所，不会有所遗憾，但我已心灰意冷，你要跟我离开此地吗？我们找一处地方隐居，就你跟我，以及东潜骨灰，再无外人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凤一郎微不可见地点头，嘴里继续道：

「你已登录军册之中，须回京后才能离开，但京军将领是东方首辅的人马，他不会为难我们，我已留下书信，他会明白我们急于离开伤心地的心情。」

「你扶我一把。」

「辛苦你了，怀宁。」凤一郎小心使力，扶着他下床，一步一步极力放轻地走出门外。

外头已有牛车在等着。凤一郎扶他上了车，苦笑道：

「路上颠簸，你忍着点。」

「嗯。」

凤一郎驾着牛马，尽量挑平稳的道路走。夜路迢迢，当他们穿过林子，彻底离开那块伤心地后，他才喝停牛车。

凤一郎转身面对他，嘴角勉强勾笑：

「辛苦你了，怀宁。」

「她……」

「还活着。方才屋内有人，他们心好装睡，让我们顺利离开。」

「伤势有多严重？」

「……她一直没有醒过来。」

怀宁合上眼，半晌，他才哑声道：

「牛头马面听她一番大道理，听也会听怕，哪愿意留下她？」

凤一郎附和着：

「是啊，你说得对。现在她没醒来，只是暂时的休息。她太累了，不好好睡上一觉，怎会应付下半生的事呢？」凤一郎极力轻快地说：「怀宁，咱们算是有默契了，之前我还真怕你误解我的意思呢。」他回头驾着牛车。

怀宁没有回话，只是闭目养神。那不是默契，是因为他看见凤一郎眼里还带着微弱的希望。

这份希望来自冬故活着，他可以肯定。

她能活下来，真是太好了……

老天爷的眼睛没有瞎，愿意把冬故还给他们。

能够让他……让他继续当她的义兄，让他能够继续成为怀宁，与阮冬故、凤一郎，共同往前走。

「别回头。」他哑声道。

「嗯。」凤一郎轻应一声。

夜风拂面，颊面凉凉的湿湿的，但他就是不肯张开眼睛，摸个清楚。

「雨真大。」他道。

「……是啊，好大的雨呢。」凤一郎轻声配合着。

自阮冬故清醒之后，伤口愈合速度惊人的缓慢，她看似有精神，但小脸灰白、唇无血色，整个人缩水一圈，变成名副其实的小老太婆。

白天有住在附近的大婶来帮忙照顾她，入夜后凤一郎暗自下了重药，让她尽量能一觉到天亮，以免痛得生不如死。

这一天，大婶有急事不能来，由凤一郎接替照顾她的起居，帮忙换衣当然是不可能，只能为她梳梳头发，陪她说说轻松的事。

怀宁本来坐在床缘，但见凤一郎梳发的动作顿下。他心知有异，遂起身绕到她的身后。

一头带点枯黄的长发里竟有两根银丝。

她才二十五岁，已有白发。

「一郎哥？」她极力维持精神。

「……没事。」凤一郎当作没事，正要忽略那两根银发时，怀宁闷不吭声，用力一扯。

「好痛！」她脱口叫道。

「怀宁！」

「白发。」他摊到她的面前。

阮冬故楞了下，不是很介意地轻笑：

「我的吗？」

「怀宁，拔一根白发再生五根，你这不是让冬故早日白发吗？」凤一郎不悦道，替她扎了松软的辫子。

「我故意的。」他坐回床缘。

阮冬故默默看他一眼，笑叹着：

「怀宁，你老爱整我，现在我只准喝稀粥，你却故意当着我的面吃白饭，让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」她不介意生白发，反正都是头发。

他没搭理她。

「等你身子再好点，就能吃了。」凤一郎在她身后道。「冬故，今天想不想出去走走？」

她想了下，点头。「我好久没出门，可是，一郎哥，要麻烦你扶我了。」

凤一郎笑道：

「你伤口没好，扶你也容易扯动伤口。我抱你出去吧，吹吹风，也许更精神些。」他为她披上披风，再小心地将她打横抱起。

「麻烦你了，一郎哥。」她注意到怀宁不知上哪儿去，该不会又想整她了吧？

凤一郎但笑不语，把她抱出小小的房门。

乡村景色已有冬意，树枯叶黄，偶尔还有提前到来的冬风，她恍若隔世，最后一次在外头，是在夏至的战场上，转眼间已经过了这么多日子啊……

「冬天要到了，你的伤要好些，我们就得转移阵地，尽量往南方走。」

「……一郎哥，我真是麻烦你跟怀宁了。」她努力养伤，无奈伤口愈合太慢，明明怀宁已经可以走动了，她却还处在不得动

弹的阶段。

男跟女的差别……唉，不提也罢。

凤一郎笑道：

「不麻烦。你这病人十分听话，喂你喝苦药你也立即喝下，不哭不闹的，是个非常配合的好病人。」正因配合，伤势未有起色，他才烦心。

她微微浅笑，连呼吸也不敢太过用力。忽地，一抹奇异的味道随着冬风而至，这个味道是……

拐过屋角，她瞪着院子里的香烛冥纸。

凤一郎轻轻放下她，让她坐在怀宁备好的软垫上。因为伤口的关系，她只能驼着背，忍着微痛。

「冬故，前几个月皇上下令，亲自为战死的将士焚香祝祷，同时将他们的尸身并葬在将士坡，那时你昏迷不醒，来不及送他们走，那么，现在也是一样的。」

她楞楞地看着怀宁塞给她一迭冥纸。

凤一郎继续道：

「你一定有话要跟他们说，我跟怀宁暂时避开，等你送完他们，我再抱你回屋休息。」语毕，与怀宁绕到稍远处的小农田。

「你的方法真的可行吗？」怀宁问道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凤一郎坦承：「她的伤势久而未愈，即使不是心病所致，我想，让她安心点，送她的兄弟们一程，大哭一场对她有益。何况……能送得干净，是最好不过的了。」

怀宁看他一眼，没有答话，摊开掌心，露出那两根长长的银丝。

「怀宁，你拔了，以后很容易长的。」凤一郎叹道。

「我跟她，都不怕白发。二十五岁白发阮冬故，三十五岁白发阮冬故，阮冬故就是阮冬故，又有何差别？」

冬风吹走了他掌心上的银丝，也送来了院子里的恸哭声。

那哭声，本来轻浅低微，断断续续，而后声嘶力竭嚎啕痛哭，不绝于耳。

从小到大，他们的义妹一向落泪不出声，这一次，她的发泄，是痛恶自己对官场不够妥协，牺牲了那么多人命。

哭完了，痛完了，才能继续前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只是……这哭声哭得无法控制，让他俩脸色微沉，掩不住担心。

「凤一郎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记不记得，她第一次听见你说桃园三结义后的反应？」

「当然记得。那时她才知道不同姓氏也可以结拜成为兄弟姐妹。怎么了？」

怀宁垂下眼，盯着地上的野草，说道：

「没，没事。」隔天，她双目亮晶晶，虎视眈眈看着他跟凤一郎，但盼能成三兄妹，直到她十八岁那年在京师客栈里终于完成她的愿望。

从此本无相干的三人，成为不分离的义兄妹。

一阵静默后，怀宁又突然道：

「我是不是跟你提过，我一直希望有个乖巧害臊的妹子，而非力大无穷的妹妹？」

凤一郎有点惊讶地看向他，不太明白为何在此刻怀宁会旧事重提。他点头：

「怀宁，你放心，这个秘密我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。」

「那么你继续保住这个秘密，再另外帮我守一个秘密吧。」

「你说吧。」

「我一直希望有个乖巧害臊的妹子，但是——」顿了下，怀宁才道：「有时候，觉得有个力大无穷、脾气可比石头的妹子也不错。」

「如果你跟冬故提，她一定很感动。」

「我怕她感动得哭倒在我怀里，还要约定下辈子再做兄妹，那我就麻烦了。我下辈子，确定要一个乖巧害臊的妹子。」

「……我明白了，我会继续保密的。」

过了一阵子，院子里的哭声渐微，气若游丝。凤一郎跟他点了点头，怀宁便从屋内搬出矮桌到院子里。

她抹了抹眼泪，也不怕义兄们见笑。大哭过后，她心情稍好，轻笑：

「今天要在外头用饭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未久，热腾腾的稀饭摆在她的面前。她看了许久，再看看怀宁埋头大吃的白饭，她深吸口气，胸口微疼但不碍事。

「一郎哥……」

「我马上来喂你。」凤一郎上了几道菜，随即坐在她的身边。

「我能不能吃饭了？」她吞了吞口水。

凤一郎蓝眸一亮，笑着摇头。

「你现在身子还不太稳，只能喝稀粥，再者，你连碗粥都喝不完了，何况是吃饭呢？」

「我现在很饿了……等等，怀宁，留我一碗饭。」

怀宁不作声地拨了一小口饭在盘子上，看她一眼，道：

「如果你喝完粥，这口饭就给你。」

她瞪着他。

「不要？」

「我要！」她转向凤一郎，说道：「麻烦一郎哥喂粥了。」

凤一郎笑着喂她喝粥。今天她的胃口变好了，果然他的方法多少有效。

她喝了几口，浑身冒汗，瞄了怀宁一眼，怀宁正有意抢她的那一口饭。

「要休息吗？」凤一郎问道。

她摇摇头，坦白说道：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不太饱，只是有点累了。」

怀宁看看天色，忽然说：

「照顾你的大婶明天才来，凤一郎跟她买了馒头包子……对了，冬故，我忘记你也不能吃，真是可惜，明天继续煮粥吧！」

她瞇眼。

凤一郎只能摇头笑叹。怀宁真的很希望自家妹子是乖巧害羞的性子吗？如果真是这种性子，不早被他这种兄长欺负成小可怜了？

「一郎哥，我想吃菜。」

有胃口是好事，开始想挑菜更好，凤一郎连忙为她夹了易嚼的菜色。

「我不太冷，今天……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天黑，好不好？」她道。

「当然好。」他柔声道。

怀宁为她从房里取来棉被，盖在她身上。

兄妹三人就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逐渐入冬的景色。

大鸟从天空飞过，三人不约而同抬头望去。

入冬的蓝天，带抹灰云，颇有山雨欲来之势，他们兄妹三人心情短暂放松，任由美好时光留在这一刻。

怀宁望着离老天爷最近的蓝天白云，嘴角隐约含着感谢的笑意。

明天，她还会继续向前走。

而他跟凤一郎，照样挺着她。

什么是兄长?

就像他这样吧，一个非常称职的兄长。

他，怀宁，无父无母，但有一个义兄、一个妹妹，可以相伴到老……

他还挺喜欢这个怀宁的一辈子。

落地生根。

闲聊篇

结尾了吗？结尾了吗？那快来闲聊吧～咳咳！

当我还很年轻时……（别问我有多年轻），每次看见书末写着官场男女最后隐居，总是想着：这真是个美好结局啊。

当我年纪渐长时，总想着：这真是个点到为止、任君幻想的梦幻结局啊。

一个人的本性是很坚固的，不会因为隐居，而改变了她过往的个性，阮冬故亦是，聂沧溟也一样。

如果隐居之后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，那她（他）也是不会快乐的。正因心念百姓，不管最终归处在哪儿，依旧会不时注意朝廷百姓的动向。

这是我个人现在的看法啦。

因此，在《追月》里，借着书中角色一提带过聂沧溟辞官后，与妻子择东南沿海一带为长居之地。

因此，在《斗妻番外篇》内，东方非、阮冬故身边必会围绕国事（这次比重放少了啦），所以凤一郎的隐居之梦，永远是梦，除非他灌阮冬故毒药，让她失忆。

至于东方非嘛……

他之所以这么中意阮冬故，是因为他太聪明、站得太高，将人性看得太透，对世间不屑一顾，却又下意识找寻能够出乎他意料之外不折不屈、永不妥协的人。

他踩在脚底的，一定是被折磨到愿意同流合污的官员。

他放在心上的，一定是一个打断他的腿也不改其志的官员，所以他念念不忘阮卧秋；来了一个阮东潜，他欣喜若狂。

这也是他人格矛盾之处。

至于阮冬故，太正直了，通常太正直的人非常不讨喜，所以别怪我把幼年冬故写得正直八百，没有这样的幼年，断然不会有成长后的阮冬故。

总不能小时写得天真可爱，长大后被读者发现其实成长后的阮冬故是外星人冒名顶替的吧?

通常看得懂＜番外篇＞的，一定看过小说正文，也可以说＜番外篇＞的阅读率，会比一般言情小说来得低，能够从第一篇番外读到这里，表示你曾看过《是非分不清》、《断指娘子》，我必须说，谢谢你陪我一路走来，一块结束这个系列。

对了，因为我喜好问题，认为每一个小番外都是故事，应该都配一张图，所以自制黑白章名页，感谢夏火火小姐挺力义助，在沟通的过程，火爆场面不断，不是你骂我，就是我骂你；你翻脸，我也一块翻……书，在泪水中完成这六张黑白章名页。

每一张图都是出自我俩心目中斗妻番外的意境哦。

交稿的前夕，听说其中两张竟被出版社定为封面，虽然我还没有看见设计的成果，但……一块期待吧。